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350
39
A10927

列寧著

帝國主義

竺廷璋譯
沈澤民校

В. И. ЛЕНИН.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НОВЕЙШИЙ ЭТАП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Издани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 СУНЬ ЯТ-СЭНА.
МОСКВА—1927

Китайский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列寧著

帝國主義

竺廷璋譯
沈澤民校

В. И. ЛЕНИН.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НОВЕЙШИЙ ЭТАП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Издани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 СУНЬ ЯТ-СЭНА.
МОСКВА — 1927

[На китайск. яз.]

1982 К

550
30
Л10227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нститута Ленина
при Ц. К. В. К. П. (б.)
499
28

291244у

Главлит № 77352. Зак. 524 Тираж 800 экземп.

Типография УТК им. Сунь-Ят-Сэна. Волхонка. 16.

I

帝國主義　　列寧(ЛЕНИН)

ИМПЕРИАЛИЗМ

這本供獻給讀者們的小册子，是一九一六年春季在汩利克(ЦЮРИХ)著的。在我遇到的那種工作條件之下，是很缺乏英法文的參考書，且尤其缺乏俄文的參考書。但是我所有的一本霍柏森(ДЖ.А. ГОБСОН)所著的關于帝国主义的英文名著，我竭此書應享的注意力以利用之。

这本小册子是在沙皇檢察之下著的。因此我不僅須極嚴格的限于純粹理論上的——尤其是經濟上的——分析，並且在叙述幾个必要的政治观察時，不得不極謹慎将事地，以暗示的方法，用伊索式的文字〔伊索寓言，是著名的寓言，以故事映射種々观念。因此暗示的文字就称為伊索式的文字〕，把他叙出来。这是沙皇制迫着一切革命者，在握管著《合法的》作品時，所不得不使用的。

在現在自由的日子中，再去閱讀小册子裡那些因受沙皇檢察而変形的，受鉄鉗搐碎的頁子，是很困难的了。那時，要說到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一頁；爱国的社会主义（口頭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蟊賊，是完全轉入於資產階級方面的東西；因帝国主义客观的條件所形成的工人運動的分化——諸如此類的问題，我不得不用《卑躬屈節》的文字。我現在衹好請注意这些问題的讀者，去看那将近出版的彙刊，即彙

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我在国外所作的論文的彙刊了。此處特别需指出一个地方，即在第九章末節：在那裡為要以受檢察的形式，解釋給讀者們，資本家怎樣無恥的欺詐，関于干涉問題，他们怎樣的吸引愛国的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所直接面之爭鬥的）投入他们一方面，以及愛国的社会主义者怎樣替他们自己的資本家辯正干涉问題，在這裡，我不得不舉日本為例子！細心的讀者不難以俄羅斯替代日本，以芬蘭，波斯，枯爾蘭（Курляндия），烏克蘭，基發（Хива），布哈尔（Бухара）愛沙泥亜（Эстляндия）及其他非白俄罗斯民族的地方来替代高麗。

我希望我的這本小冊子，会帮助讀者解决基本的經濟问題，不研究這些經濟问題，那便不会了解現代战爭和現代政治的问題，換言之，即不能了解関於帝国主义底經濟本質的问題。

著者，——於 彼得堡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III.

最後階段的資本主义

最近十年或十五年中，尤其是西美战争(一八九八)和英布(Бур)战争之後，舊世界与新世界的經濟書籍以及政治書籍，都漸々使用了《帝国主义》這個名称，以表出我们目前這个時代的特質。一九〇二年在倫敦和紐約，出版了美国經濟学者霍森柏的著作《帝国主義》。著者以社会改良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实質上正好和現在考茨基的見地一樣——給帝国主义的主要的經濟現象和政治現象，以很好很精確的叙述。一九一〇年在維也納出版了奥大利亚的馬克斯主义者希法亭(Рудольф Гильфердинг)的著作《財政資本》。雖然著者在貨幣論的问题上有錯誤，並且他有調和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傾向，可是這本書对於《資本主义發展的最後一个方式》——希法亭書上題目是這樣的称法——有極可貴的理論上的分析。实际上，近年来凡是說及帝国主义的，尤其是盈篇累牘的報章或雜誌文章，以及議决案等，如剋姆尼斯(Хемниц)和巴塞尔(Базель)大会(一九一二年秋召集的)的議决案等々，鲜有超出上述两个著者所說明的——或者更正確些說——所總结的那樣意識的範圍。

以下我们企图簡单地並依可能的以最通俗的形式，說明帝国主义主要的經濟現像相互间的聯係。非經濟方面的事情，不論它怎樣宝貴，我们且不管它。

第一章 生產集中與壟斷

資本主義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便是工業異常的發展，與生產極迅速的集中於繼續增大的企業之中。關於此種的發展，現在的工業統計，給我們以最完備最正確的記載。

例如德國，每千個大企業中，僱用五十個以上的工銀勞動者的，在一八八二年有三個，在一八九五年有六個，在一九〇七年有九個。這些企業所僱傭的工人數目，在上述那三年中，佔百分之二二，三十，和三七。但是生產的集中，比工人的集中，要快得許多，因為大企業中的勞動，其生產率要高得多了。蒸氣機和電力原動機的統計，便可証明此點。倘若我們考察德國所稱為廣義的工業，即包括商業與交通航運在內，那末我們便得到下列的數字。在5,265,623 個企業中，大企業佔30,588 個，即佔總量百分之〇·九。在14,400,000的工人中，它們佔5,700,000人，即佔總佔總數百分之三九五，在8,800,000 馬力的汽力中，它們佔6,600,000 馬力，即百分之七五，在1,500,000啓羅瓦德的電力中，它們佔1,200,000啓羅瓦德，即百分之八〇。

不到百分之一的企業，佔有四分之三以上的汽力與電力。而2,197,000 個小（僱用五個以下的）企業，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九一，卻只有百分之七的汽力與電力！

數万个最大的企業，擁有一切，而數百万小企業，一無所有。

德国　在一九〇七年，僱傭一百个以上工人的企業有586个。它们所僱的工人，式佔總數十分之一（1,380,000），所有的汽力與電力，式佔總量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二）。

貨幣資本與銀行（將來我们將講到的），使此少數最大企業的勢力，更成為無敵，換言之，數百万小的，中等的，甚至於一部分大的僱主，在實际上都完全成為式百个百万富翁的奴僕了。

在其他近代資本主义的先進国中，如美利堅合衆国其生產之集中，更要劇烈。美国的統計，是記錄狹义的工業的，它按照每年出產品的價值數量，區別企業的大小。生產值一百万美金以上的最大企業，在一九〇四年有1900个，佔總數（216,180个）百分之〇·九，它们有1,400,000工人，佔工人總數（5,500,000）百分之二十五；它们有5,600,000,000美金的生產，即佔總生產（14,800,000,000美金）百分之三十八。五年之後，在一九〇九年，其數目如下：3060个企業（佔企業總數——268,491个——百分之一·一），僱有2,000,000工人，計佔工人總數（6,610,000人）百分之三〇·五，並有9,000,000,000美金的生產，計佔生產總數（20,700,000,000美金）百分之四三·八。

美国所有的企業的全部生產，差不多有一半是在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一的企業的手裡！那三千个大企業，包括有二百五十八種工業部门。這樣，我们可以說，生產集中至某種程度，很明顯的是很接近于壟斷了，因為數十个企業，容易互相調和，並且正因為企業的規模宏大，便引起競爭的困難和壟斷的傾向。

在最後階段的資本主义的經濟中，此競爭之變為壟斷，即使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現象，至少也是最重要的現象之一，我们必須詳細研究一下。但是首先我们必須除去一个可能的誤会。

美国的統計載道：有三千个大企業和二百五十種工業部门。似乎每个工業部门，祗有十二个最大規模的企業。但是事实並不如此。每个工業部门，並不是都有大企業的；並且發達到最高点的資本主义，其最重要的特点，便是所謂联合（КОМБИНАЦИЯ），即联合工業中的各部门于单独的一个工業之中。此種部门，或是代表製造某一種原料的各階段（如由鉄當鎔鑄口鉄，由鑄鉄製成鋼，再由鋼製造各種物品），或是代表副產品的各部门（如廢物的利用或副產品的利用；打包用品的生產；諸如此類）。

希法亭說：《联合压平了市場起跌的差别，因此保証被联合的企業，能獲得更穩定的利潤率。第二，联合可免除賣買的手續。第三，它使技術上有改良的可能，因此使被联合的企業，能比《純潔的》（即非联合的）

企業，獲得較高額外的利潤。第四，它使被联合的企業的地位，比《純潔的》企業的地位，更要穩固，——增進它在嚴重衰落（停滯，恐慌）時（那時原料的跌價，不及製造品跌價之快）的競爭力。》

德国資產階級的經濟学者黑迪，曾特著專書，叙述德国《混合的》（即联合的）鉄業。他說：《純潔的企業，因原料的高價和製造品的低廉而被消滅被破坏。》這樣，我们便見到下列的情景：《一方面，祇剩下巨大的煤公司，每年產生數百萬噸的煤，堅强地結合於它们的新提卡之中，而另一方面，剩下了巨大的联合鋼廠，極密切地與煤礦相联合，同時又有它们自己的鋼業新提卡。這些大企業，每年出產四十万噸鋼，巨量礦苗和石炭，和大宗鋼製品，並僱傭一万的工人居住於工廠近房，有時且佔有它们自己的商港與鉄路。這種大企業，便是德国鉄工業的模範。可是生產的集中，繼續進行。企業愈來愈大。繼續增多的企業，或是屬于一个工業部门的，或是屬于數个工業部门的，都联合于巨大的联合之下，而半打柏林的銀行，便作為它们的供給者和指導者了。馬克思关于資本集中的学理之真確，在德国的礦業中，明白地証明出来。此點確是指一个工業受保護关稅與運輸稅則所保障的国家而說的。德国的礦業已到了沒收的時期了》。

這便是一个覚悟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学者所得到的結論。在他的意思，似乎以為德国因有高度的保護稅制，

那只是一个例外的情形。但是這種保護税制，僅僅能促進生產的集中，使龍斷企業，卡德，新迪卡等等龍斷同盟更快形成而已。在自由貿易的国家中如英国，生產的集中，雖略為晚些，並可說是取了另一種形式，可是仍旧歸結於龍斷，此点是非常的重要。現在且看列寧〔即黑孟〕教授按照大不列顛經濟發展的統計，对于《龍斷卡德和托拉斯》问題的特殊的理論。

《在大不列顛，企業之大規模和技術程度之高，其本身便包含一種龍斷的傾向。一方面，生產的集中使企業必須投巨額的資本，因此，新企業因它的規模之大，需要極大的必要的資本，于是便難於開設。另一方面（我们以為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每个新企業，比是想與因集中而產生的巨大的企業相平行，則必需生產極過量的生產品，這樣要使它们售銷有利，祇有在需要大增加時才可能。要是需要没有大增加，那末這種过量的生產品，將跌價到某个程度，使無論是新工廠，無論是無數的同盟，都不能得利》。

在英国，——與那些有保護税制，以促進新提卡化的国家不同——常祇在主要的互相競爭的企業數目減到《二打左右》的時候，才始產生企業，卡德，托拉斯等龍斷式的联合《這樣，生產集中之影响於大工業中龍斷的產生，已顯明得和水晶一樣的了》。

五十年以前，当馬克思着他的《資本論》時候，自由競爭這回事，在大多數的經濟学者看来，都以為是一

種《自然法則》。官場的学者，企圖以緘默的毒計，来埋沒馬克思的著作。馬克思的《資本論》，以理論的並歷史的分析資本主义的方法，証明自由競爭引起生產的集中，而此生產的集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便成為壟斷。現在壟斷已成為事实。那些經済学者，还在著作成堆的以叙述壟斷的各别的現象，並繼續的齐声宣告《馬克思主义已被駁倒了》。但是英国的諺語說得好，《事实是很頑强的東西》，無論你願意或是不願意，你總不能把它撇开不管的。事实証明資本主义国家間的差别——例如保護政策和自由貿易間的不同——祗能決定壟斷的形式上或壟斷發生的時期上微細的差異罷了，而生產集中之產生壟斷，已成為現代資本主义發展的一般的基本法則了。

在歐洲，我们可以大概的指出新資本主义完全替代旧資本主义的時期，是在二十世紀初。我们在最近出版的一本関於《壟斷的形成》歷史中，見到下列的一段話：《我们可以引証一八六〇年以前資本主义壟斷的各别的例子；在這些例子中，可以發見現在已成為常事的那種企業形式的胚胎；但是所有這些形式，当然祗是卡德的史前［意即未發生前］的時期。所以現代壟斷的真正開始，乃早在一八六〇年的時候。壟斷發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時期，是開始於一八七〇年国际工業衰落的時候，終止於一八九〇年之初》。《倘若我们以全歐洲的範圍，来考察此問題，那末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是自由競爭發展的末期。

期。那時，英国乃完成她的旧式的資本主义組織的構造。在德国，這種組織曾與手工業和家庭工業作激烈的爭鬥，而開始它產生自己的生存形式》《大的变動是開始于一八七三年的爆裂〔即恐慌的最高点〕——或者更正確些說，開始于爆裂後的衰落時期。這次衰落——經过極短時期後，在八十年代之初，發生異常猛烈的興盛時期，可是大約于一八八九年便又衰落——便填滿了二十二年的經濟歐洲史》《在短促的興盛時期中（一八八九至一八九〇）卡德便極力的採用，以利用有利的市場條件。但是這種短視的政策，使價格增加得比没有卡德時还要快还要高，差不多所有這些卡德都狼狽地消滅于《爆裂的墳墓》之中。此後又跟着五年的貿易不良和價格低落，但是在工業方面，則已存在着另一種氣象：我們不能把衰落認為是一件"隨"便"的事情，它是新的興盛時期前的一个停頓而已。

《於是卡德便到了第二个時期。它已不再為暫時的現象，而已成為一切經濟生活中的基礎之一。它先後佔領各種工業，首先便是製造原料的工業。在一八九〇年初，卡德制已在煤爆新提卡的組織——煤業新提卡便照此模樣產生出来的——中，獲得向来所没有的組織法。十九世紀末工業異常的發展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年的恐慌，祗少在礦業與鉄業中，是完全在卡德名义之下前後繼起的。經濟生活的主要部份，大都不再為自由競爭所支配了，這種現象倘若在那時似乎是新奇的，可是現

在在却已成為很顯着的現象了。》

所以壟斷史中的主要時期，可列舉如下：

(一)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為自由競爭的最高期，或末期，壟斷祗顯露它的萌芽。

(二)一八七三年恐慌之後，為卡德爾泛發展的時期，——但祗是例外的，不久長的東西。它們还是暫時的現象。

(三)十九世紀末的興盛時期和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三的恐慌期間。那時卡德成為經濟行為中主要現象之一了。資本主义乃变成帝国主义。

卡德互相商定銷售，支付期，等等的條件，它們互相分配市場，決定生產品的數量，規定價格；均分利潤，諸如此類。德国卡德的數目，在一八九六年，約計250个，在一九〇五年約計385个，參加的企業，大約有12.000个。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些數字是估計得太少的。上面所引用的一九〇七德国的統計已告訴我們，就是這些12000个最重要的企業，確已集合全国半数以上的機力（汽力及電力）了。

在美利堅，托辣斯的数目，一九〇〇達185个，至一九〇七年增至250个。美国的統計，把一切企業，按照它是屬于个人的，少數人的，或多數人的，分為三類。最後的一種，在一九〇四年，佔工業總數的百分之二三·六，在一九〇九年佔百分之二五·九（即四分之一以上）。它們在一九〇四年僱用工銀勞動者佔全數百分之

七〇·六，在一九〇九年佔全數百分之七五·六（即四分之三以上）。它們的生產在一九〇四年值10,900,000,000美金，在一九〇九年值16,300,000,000 美金，即佔美國生產總量百分之七三·七，和百分之七十九。

一部門的工業的生產總量，常有十分之七八是集合于卡德和托辣斯的手中。萊惠（РЕЙНСКО-ВЕСТФАЛЬСКИЙ）石炭新提卡，在一八九三成立時，已集中煤區內全部產額百分之八六·七的石炭，而至一九一〇年，則已集中總額百分之九五·四了。

如此產生的壟斷，保證巨額的收入，並成形規模極大的联合式的生產。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煤油公司，是在一九〇〇年成立的。《它的資本計150,000,000美金。它發行100,000,000 普通股票，和106,000,000 優先股票。後者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七年，歷年獲得下列的股息：百分之四十八，百分之四十八，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四十四，百分之三十六，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即總計341,000,000 元美金。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七年，美孚煤油公司實得889,000,000 元美國金的淨利，其中606,000,000 元分作股息，其餘乃轉入準備金中。》鋼業托拉斯（合衆國鋼業公司）中所有的企業，在一九〇七年，僱備了210,180 个工人和僱員。德國礦業中最主要的公司，即該爾生（ГЕЛЬЗЕНКИРХЕНСКОЕ）石炭公司，在一九〇八年，僱

傭46048 另卌卄卅个工人和僱員。》美国鋼業托拉斯在一九〇二年一年中，產生9,000,000噸鋼。它的生產在一九〇一年佔合衆国產鋼總額百分之六六·三，在一九〇三年佔百分之五六·一。它的礦苗的開採，在同時期中自百分之四三·三增至百分之四六·三。

美国政府委員会関于托拉斯的報告上說：《它们之所以優勝于它们的競爭者，是由于它们的企業底巨大的規模，和它们的優越特出的技術。烟草托拉斯在它創始時，便尽力于以機力替代手力。它為此目的，曾費了巨大的款項，以購買一切関于製造烟草的專賣权。有許多的專賣权，在開始就証明它们是無用的，可是服務于托拉斯的工程師必須研究之改良之。在一九〇六年末，二个附屬的公司，特別為獲得專賣权而組織。托拉斯以同樣的目的，建設它的機器廠，鑄鉄廠，和修理廠。有一个這種的工廠，在白洛克林（БРУКЛИН）地方，僱用了三百个工人，專事試驗並改良製造紙烟，小雪茄，鼻烟，錫紙，烟匣等口的方法。因此新的方法都在那裡發明出来。其餘的托拉斯，僱傭了所謂"改良技術的工程師"專门負責于繼續的發明新的生產方法，和做改良技術的試驗。鋼業托拉斯付很高的償金給工程師或工人们，以取得能提高技術或減少費用的發明。

在德国大工業中，如化學工業，在近數十年来極迅速的發展，其機器的改良，便是由於如上述的方法得来的。的。

生產集中的進程，已于一九〇八年在此工業中產生了二个主要的《团体》，都各有壟斷的傾向。首先，這二个团体是是二对大工厰的《双方的联合》，各有資本二千万以至二千一百万馬克之数：一方面是在霍斯達（ХОХСТ）的旧美斯達（МАЙСТЕР）工厰，和在法蘭格梅（ФРАНКФУРТ-НА-МАЙНЕ）的加塞爾（КАССЕЛЬ）工厰；在另一方面是在盧佛夏范（ЛЮДВИГСГАФЕН）的靛青與苏打工厰和在爾波斐特（ЭЛЬБЕРФЕЛЬД）的旧貝爾（БОЙЕР）工厰。在一九〇五年，其中有一个团体，在一九〇八又一个团体，各与其他的工厰訂立條約，結果是二个大工業的《三角联盟》，各有資本四千万以至五千万馬克之數。在這些联盟之間，已開始《協逆》，《訂定》價格，等〃。

競爭变為壟斷。結果是生產極迅速的社会化。技術上的發明與方法的改進，尤其迅速的社会化。

從前廠家都是散处各方，各不相謀，各為供給未知的市場而生產。此後再沒有如這種廠家間所發生的旧式的自由競爭了。生產的集中已經達到相当的程度，已能大概的計算一国內，或數国內，或甚至全世界上所有的原料的来源了（例如鉄礦区）。不僅是作這種計算，而且這些富源都握在几个大壟斷联合的手中了。它们且大概的估計市場的大小，而以訂立合同的方法，互相分割市場。熟練的勞動力都被壟斷，能幹的工程師都被僱去，交通的道路與工具——美国的鉄路，欧美的汽船公司——

多錢侶着。資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時代，是完全達到了生產最周密的集中的時候。無論資本家的願望與認識如何，帝国主义時代的資本主义，是要拖他們進入一種新的社会秩序，即從純粹的自由競爭轉入完全的社会化的过渡時期。生產是社会化了，但是享有权仍旧屬於个人的。社会化的生產工具仍旧是少數人的私有財產。名义上的自由競爭的架子依然存在着，而少數壟斷者的压迫其餘的人民，比以前要百倍的煩重，顯著，與難受。

德国經濟学者基特納（KECTHEP）曾着專書討論《卡德與客儕（即不入加德的企業）間的爭鬥》。

他称他的著作為《强迫的去組織》，而其實应称為《强迫的去屈服于組織》閱讀此書，对于智識是很有增進的。壟斷式的联合，是為《团結》而採取的工具，是現代最新式最文明的爭鬥工具，即使為要知道些爭鬥工具底目錄起見，也值得一顧的：

(一)攘奪原料（《强迫加入卡德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二)以同盟的方法攘奪勞動力（即資本家與工人联合会間之訂立合同，使工人祇能在卡德式的企業內工作）；

(三)攘奪運輸机関；(四)攘奪銷路；(五)與買主訂約，祇與卡德發生貿易関係；(六)有計劃地跌價以破坏《客儕》，即未屈服於壟斷者的企業：化費數百万金錢，使在某一時期內，以低于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例如石腦油工業中，曾自四十馬克跌價至二十二馬克，即差不多跌一半）；(七)攘奪信用；(八)宣告抵制。

此後已不是大小企業间的爭鬥，或技術落後與技術進步的企業间的鬥争，而是壟斷者扼压那些不屈服于壟断的压迫和壟断的意志的企業。此種過程便如下的反映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学者的認識之中，《就在純粹的經濟活動範圍之内——基特納說——也發生了相当的変動，即從旧义的商業活動变向于有組織的投机方向。商人根據他自己技術上和商業上的經驗能很真確的估計賣主的需要，找尋或《発見》隱藏着的市場，而投机的哲人(?!)衹能預先估計，或甚至於衹能預先嗅到組織的発展，和單独企業與銀行间有某種联系的可能，可是最大的勝利倒不是商人所獲得，却是投机的哲人所獲得。》

此種現象，譯成人類的語言，意即：資本主义的発展已經到了相当的程度，商品的生產雖还與從前一樣的統治”着一切的經濟行為，仍為一切經濟行為的基礎，但是实际上它已經被毁坏了，大部分的利潤都跑到玩財政把戲的哲人方面去了。就在這些把戲和詭詐的基礎中，存在着生產的社会化；但是人類到此種社会化為止所完成的極大的進步，衹被投机者所利用。

這後我们将見到，就”在此基礎上”那些对資本帝国主义作公民式反動的試評的怎樣夢想向後轉，以回復《自由》，《忠实》的競爭。

基特納說：《因卡德成立的結果，長期的提高價格，至今衹在最主要的生產工具方面見到，尤其是在石炭，鉄，加利〔化学品〕方面是如此，而在製造品方面，反

而無論什么時候都見不到。關於收入這樣的增加，是祇能限於產生生產工具的工業的。此種現察，尚須以下列事实補充之：製造原料（非半製造品）的工業，不僅因組織卞德，以高度利潤的形式吸取利益，而去破坏從事於繼續再製造此半製造品的工業，而且它與這些工業，还發生了明顯的統治關係，這是在自由競爭時所沒有的》。

《明顯的統治關係》這句話，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学者所不願承認，所鮮有承認的主要現象，也便是現在以考茨基爲首的机会主义的擁護者，所竭力企圖掩護而自諱的主要点。統治的關係，以其所發生的压力，便是《資本主义發展中的最新的一个方式》，也便是因組織全能的經濟壟斷所必然發生的，並且已經發生的現象。

我們且再舉一个卞德的經營法。在全部分或大部分的原料來源可以一把握住的場所，卞德之成立和壟斷之形成，便特別容易。但我們為以謂不能握住原料來源的工業中，不会發生壟斷，那便錯誤了。水门汀工業的原料是隨便什么地方都有的。但是這種工業在德國仍非常的卞德化。水门汀的工廠都联合於地方的新提卞之下：南德的，萊惠的，諸如此類；價格由壟斷者來規定：每車二百三十以至二百八十馬克（每車成本等於一百八十馬克）！企業的股息，自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六；可是這裡不要忘了，現代的投机的《哲人》，除以股息的形式分得利潤以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潤跑入他自己的口袋之中。為要從這樣有利的企業中驅除競爭，它們甚至于会

使用詐術：散佈謠言，說此工業的情形不良；刊登匿名的広告於報上說："資本家 吁！切勿投資於水門汀事業之中"！終乃收買"客体"（即不加入新投卞的企業），給他們六万，八万以至十五万馬克的"退讓費"。壟斷以各種的方法，到处為自己開闢道路，始則償付一点"𦵏薔"［此兩字是形容微小的程度］的"退讓費"，終乃以美国式的"使用"炸彈的方法，对付競爭。

「以卞德除去恐慌」這種說素，是資產階級經濟学者鈎心鬥角想替資本主义作辯護的言論。其实正好相反，当壟斷在某数部分的工業上發生時，一切的資本主义生產所特有的紛乱現象，都增烈並加速了；工農業發展之不平衡，是一般的資本主义的特點，而現在更其增進了。最卞德化的工業（便是重工業，尤其是煤鉄工業）其特殊的地位使其他部分的工業中，發生了如耶德爾（ЕЙДЕЛЬС）（他是論德国大銀行对于工業的関係"的著述中，最好的作者之一）所認為"更其缺乏計劃"的現象。

資本主义底勇敢的擁護者列夫孟（ЛИФМАН）說："国民經濟越發達，便越注意于冒險的或国外的企業，越注意于那些需要更久的時間去發展它的企業，或者終久乃越注意於那些祇在一个地方算是重要的企業"。危險的增加，終久是與資本碩大的增加相連貫的，這種的資本的增加，便汎濫於边壇，流入外国，等々。同時，技術上極迅速的進步，在国民經濟各方面間，發

生了更多不調和的分子，更多的紛亂，更多的恐慌。列夫盃不得不承認："人類很可以預期在最近的將來，將又有技術上的大革命，國民經濟的組織上，也將受其影响"……如電氣，航空等。"在此種經濟上根本變動的時候，大概的說起来，投机事業常發達起来……"

一切的恐慌——最常的便是經濟恐慌，但並不祇是經濟恐慌——它本身便是使集中其壟斷的趨向，異常加速。下面便是那德爾对於一九〇〇年恐慌的意义的論述，這是非常增進学識的，我們知道那次恐慌，在最新的壟斷史中，是有生死存亡的意义：

"一九〇〇年的恐慌所影响到的，除主要部份的工業中的大企業外，又有很多現在認為組織上已旧的，而曾被高舉於工業興盛的浪頂上的企業，所謂"純潔的"企業（即未組合化的企業）。價格的低落，需要的減少，使這些"純潔的"企業，陷於極困難的地位，而同時並不影响于被聯合的大企業，或僅極短時期的影响。此一九〇〇年恐慌的結果，較之一八七三年的恐慌，要更大無比的引起了工業的集中：一八七三年的恐慌，也發生了悪劣企業之受淘汰〔原文為"優勝企業之被选擇"這是摹倣達爾文"自然选擇優勝者"的文氣，在中文方面，不如上面所譯的明瞭〕，但是照那時候的技術程度，這種选擇，不能使那些從恐慌中經歷过来的優勝的企業走入壟斷的企業地位。現在鉄業和電氣工業的大企業，正是這種永久的高度的壟斷，這是因為它們的很複雜的

技術，它們的綿延的組織，和它們的資本的能力。次之，便是製造机器的企業，五金工業中某几部分的企業，交通工具的企業，及其他的企業；也發生高度的壟斷。

"壟斷"便是"資本主義發展中最後的一个方式"中的最後的字了。但是倘若我們不考察銀行的作用，那末我們对於現代壟斷的實力和意义的了解，还是極不充足，極不完全，極欠缺的。

292244

第二章

銀行及其新作用

銀行底最初的和最要的工作，便是作支付的中人。因此，銀行把不活動的貨幣資本，变為活動的貨幣資本，即使之生產利潤；它收集所有一切貨幣的收入，給資本家应用。

因銀行事業的發展，及其集中為少數的組織，銀行乃從簡單的充当中人的任務，变為有权力的壟断者了。差不多全体資本家和小經濟者所有的貨幣資本，以及一國内或數國内的大部分的生產工具和原料的来源，都為它們所管理。此種把無數的中人变為少數的壟断者的变迁，是資本主义变成資本帝國主义中主要過程之一，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考察銀行事業的集中。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德意志所有的股份銀行，其各有資本百万馬克以上的，共有存款七十万万馬克，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已達九十八万万馬克了。五年之中增加百分之四十的存款，而此二十八万万馬克的增加，其中有二十七万万五千万馬克是存于五十七个擁資千万馬克以上的銀行之中。大銀行和銀行間存款的分配如下：

所有存款的百分率：

年代	九个柏林大銀行	其他四八个擁資千万馬克以上的大銀行	一一五个擁資百万至千万馬克的銀行	資本少于百万馬克的小銀行
一九〇七至〇八	百分之四七	百分之三二·五	百分之一六·五	百分之四
一九一二至一三	百分之四九	百分之三六·〇	百分之一二·〇	百分之三

小銀行被大銀行所排擠，而大銀行之中，有九个銀行差不多集中了所有存款之半數。但是此地我們暫且不考察許多重要的細節，如無數小銀行事實上變成大銀行的分行等等，關于這些事情，以後再講。

一九一三年終，稽議文寧(Шульце Геверниц)估計，存款總額約百万万馬克，其中五十一万万馬克，是九个柏林大銀行的存款。上述的作者，不僅考察存款，並且考察銀行全部的資本，他說：《一九〇九年終，九个柏林的大銀行及其它們联合的銀行，支配着一百十三万万的馬克，即佔德國銀行資本總量約百分之八十三。《德意志銀行》和它的联行，差不多支配着三十万万馬克，為旧世界中資本積累得最多，並分权得最細的銀行》。

我們特別鄭重的指出《联》行，是因為联行是最近代的資本集中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大企業，尤其是大銀行，不僅吞併小企業，並且用《參與》于小企業的資本之中的方法，用購買或交換股票的方法，用債約關係的方法，等等，以《联合》小企業，屈服它們，吸收它們進《自己》的團体，或自己的《行家》（此為專門的名詞）。列夫盖教授特費了很大的《勞動》，著了一本五

百頁的書，叙述近代《参與和以財政經濟的公司》。不幸這本書所增加于他的材料之中的，祇是一些很低級的《理論上》的推斷。至於這種《参與》的制度，在集中方面，達到怎樣程度，那要算銀行《經理》里斯(РИССЕР)的關于德國大銀行的著作，說明得最好了。但是在沒有研究他的材料之前，我們先舉一个《参與》制的具体的例子。

《德意志》銀行的《集團》，若不是一切大銀行集團中的最大的集團，也是最大的集團之一。我們為要考察連合此種集團中所有的銀行的主要的線索起見，必須分清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参與》，或換言之，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的依賴（小銀行之依賴于德意志銀行）。因此我們便得到下列的情形：

		第一級的依賴	第二級的依賴	第三級的依賴
德意志銀行的参與	永久的	十七个銀行	其中九个又参與其他的三十四个銀行	其中四个又参與其他的七个銀行
	不定期的	五个銀行		
	時有時無的	八个銀行	其中五个又参與其他的十四个銀行	其中二个又参與其他的二个銀行
總計		三十个銀行	其中有十四个又参與其他的四十八个銀行	其中有六个又参與其他的九个銀行

在八个《第一級依賴》的銀行之中，有三个是外国銀行：一个是奧地利亞（維也納《銀行同盟》《БАНК ФЕРЕЙН》)銀行，二个是俄罗斯銀行（对外貿易的

西比利亚商業銀行和俄罗斯銀行)。德意志銀行集团中所有的銀行，不論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整个的或部份的加入于集团中的，總計有八十七个銀行，而所有的自己的和他人的資本總數，可供此集团使用的，共有二三十万万馬克之數。

一个為此種集团的首領的銀行，與其他比較略小的半打集团相联合，以進行特别大的和特别有利的財政事業，如国債等，——這種銀行顯然已超出《中人》的作用，而变為少數壟断者的同盟了。

下列的統計，是我们從里斯的統計中所简摘下来的，我们從這裡可以看到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德国銀行事業集中的速度：

年	在德国的分行	存款所和兑換處	永久的参與於德意志股份銀行的	企業總數
一八九五	一六	一四	一	四二
一九〇〇	二一	四〇	八	八〇
一九一一	一〇四	二七六	六三	四五〇

我们見到這種網狀的組織，發長得何等之快，它们包罗全国，集中所有的資本和貨幣的收入，把万千个散处各方的經濟，轉变為一个全国資本主义的經濟，進而至於為一个全世界資本主义的經濟。《此種分权》(如上述当代資產階級經濟学者謝文寧所說的話)，实际上是把無數從前比較《独立》的 經濟單位或——更真確些說——在地方上算是很重要的經濟單位，屈服於單独一个

的中心之下。实际上這種集中，是抬大壟断的巨頭的作用，增進它們的重要，和增加他們的权力。

在資本主义較老的国家中，這種的《銀行網》还要緊密一些。英国連爱爾蘭在内，在一九一〇年，所有銀行的數目達七千一百五十一个。其中四个大銀行，各有四百个以上的分行（自四百四十七个至六百三十九个），另有四个大銀行，各有二百个以上的分行，又有十一个銀行，各有一百个以上的分行。

法国三个最大的銀行：里昂信托公司《Лионский Кредит》国家兑换所《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和普通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它們活動的発展，分行網的擴大，其情形如下：

	分行和事处的数目			資本量	
	各省	巴黎	總數	本資	寄資
				（百万佛郎為单位）	
一八七〇	四七	一七	六四	二〇〇	四二七
一八九〇	一九二	六六	二五八	二六五	一二四五
一九〇九	一〇三三	一九六	一二二九	八八七	四三六三

里斯為要表明現代大銀行間的《联繫》，找得了《清算公司》（《Учётное Общество》）計收發信件的數目如下。這个清算公司是德国或全世界最大的銀行之一，在一九一四年，它的資本達三万万馬克。

	收到的信件	發出的信件
一八五二	六一三五	六,二九二
一八七○	八五,八○○	八七,五一三
一九○○	五三三,一○二	六二六,○四三

巴黎大銀行《里昂信託公司》信件的數目，由一八七五年有28535件，至一九一二年達633539件。

這些簡單的數目，比長篇的解釋，要更明顯的表明銀行因資本集中和它周轉的增速，使它的意义，大大的變更。散处各方的資本家，集合成一个集体的資本家。銀行為少數資本家管理流水賬，似乎做了純粹是技術上的並且完全是輔助的工作。等這種工作，範圍擴得很大的時候，結果便是少數壟斷者壓服了整个資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商工業的行為，他們便能以銀行的聯繫，流水賬及其他財政的行為，開始真確地知道單独的資本家的情形，並且能支配它們，能以擴大或縮小，促進或阻礙信用的方法去影响它們。他們終久能完全決定它們的命運，決定它們的收入，奪去它們的資本，或使它們的資本能迅速的大規模的增加。

我們剛才提到柏林《清算公司》三万万馬克的資本。這種《清算公司》所增加的資本，便是两个柏林最大的銀行《德意志銀行》和《清算公司》間爭領袖之一幕。

在一八七○年德意志銀行还是一个新的銀行，共有資本一千五百万，清算公司共有資本三千万。一九○八

年前者有資本二万万，後者有資本一万七千万。到一九一四年，前者的資本增至二万五千万，而後者因與其他頭等大銀行《廈夫格生聯盈銀行》聯合起來，資本便達三万万。這種爭領袖的鬥爭，自然又因兩銀行間多次的協調而更增多並愈強烈。就因這種發展的進程，便使研究銀行事業的專家，總是得到下列的結論，他們考察經濟問題的觀点，總是逃不出中庸的最真確的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範圍：

德文雜誌《銀行》對於《清算公司》的資本增至三万万的問題，載道：《其他的銀行也循着這條路線進行，而現在統治着德意志的三百个人物，將漸漸減至五十个，二十五个，或者还要少些。可是不要以謂最後的集中行程，是祗限于銀行事業的。各銀行間緊密的聯繫，使這些銀行所維持的新提于工業，也總合攏来……我们總有一天，一覺醒来，擺在我们眼前的將祗見托拉斯而已，並且將必須以國家的壟斷来代替私人的壟斷。但是到那時我们實際上無可自責，除非責我们讓事物的發展，循着自然的歷程進行，而以服衆稍稍加速此歷程的行動罷》。

這便是資產階級報章上《毫無办法》的見解，而資產階級的科学，其與這種見解不同的，也祗是比較的更不誠實些，而有隱藏事實的傾向，想用樹木去遮掩森林罷了。驚奇着集中的結果，《咒詛着》資本主义的德意志政府或資本主义《社会》（《我们》），生怕因採用股

票而《加速》集中，犹如德国《論卞德》的專家斯世棄（ЧИРШКИ）懼怕美国式的拉托斯而《寧取》德國式的卞德一樣，一若它們特别的《沒有像托拉斯那樣異常的加速的技術進步》——這種樣子还不算是毫無办法嗎？

但是事实还是事实。德国没有托拉斯而只有卞德，但是不上三百个的大頭，統治了德意志，且大頭的數目不斷的減少。銀行在任何的情形之下，在一切的資本主义国家之中，在各種銀行法律之下，總是百倍的加緊並加速資本集中與和壟斷形成的過程。

半世紀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銀行在社会結構中產生了普通簿記和生產工具普遍的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們所引用的關於銀行資本增長的數字，關於大銀行的辦事處和分行數量增加的數字，和關于它們的賬户數量增加的數字，等々，都具体的証明，銀行是所有的資本家階級的《總簿記》，並且因為銀行收集（雖是暫時的）一切貨幣的收入，所以不只是資本家的《總簿記》而且也是小經濟者，僱員，和少數的上層工人的《總簿記》。《生產工具普遍的分配》，從形式上看來，便是由現代銀行所發生出來的；這種最大的銀行，如法国約有三个至六个，德国約有六个至八个，他們運用數十万万數十万万的資本。但是按它的本質上說來，這種生產工具的分配毫不《普遍》，而是部分的，即與大壟斷資本的利益相符合的，尤其是首先最大的壟斷資本

的利益相符合的在民众过半饥生活時，農業的發展遠落于工業的發展之後時，在工業中《重工業》從其他落後的部分中收取賦貢時——在這種條件之下，生產工具的分配之符合於壟斷資本的利益，乃進行着。

在資本主义經濟社会化的時候，儲蓄銀行和郵局儲金处開始與銀行競爭，它們是一種比較更《分散》一些的組織，即它們的勢力，蔓延及更大的區域，更多的冷僻地方，和更众的人民。下列便是美国委員会關於銀行和儲蓄銀行中存款增加问题所收集的統計：——

	英国		法国		德国		
	銀行	儲蓄銀行	銀行	儲蓄銀行	銀行	友誼銀行	儲蓄銀行
一八八〇	八·四	一·六	?	〇·九	〇·五	〇·四	二·六
一八八八	一二·四	二·〇	一·五	二·一	一·一	〇·四	四·五
一九〇八	二三·二	四·二	三·七	四·二	七·一	二·二	一三·九

儲蓄銀行付了四厘至四厘又四分之一的存款利息，乃須替它的資本找得《有利》的投資，如從事於期票，典押，和其他的營業。銀行和儲蓄銀行間的界線漸〻失去。例如波罘和耶爾福商会，要禁止儲蓄銀行從事于《純粹》的銀行事業，如兑換期票之類，並要限制郵局中《銀行式的》行為。銀行的大王們，好像懼怕国家的壟斷將冷不提防的抓住了他們。但是這種恐懼，顯然沒有超出在同一公事房内两个經理間競爭的範圍。因為一方面，實際上終久还是同一夥銀行資本的巨頭去 給儲蓄銀行運用數十万万的資本；在另一方面，在資本主义社会裡，

国家的壟断，不过是一種替此部门或彼部门工業中的将近破產的百万財翁，提高并担保他们的收入罷了。

受自由競爭統治着的旧資本主义，其被受壟断統治着的新資本主义所替代，在交易所的作用衰落這回事中表顯出来。《銀行》雜誌載道：《交易所之為流通必要的中人，是在從前銀行还不能在它的存户中分配大部分所發行的票据的時候，這个時候过去得已很久了》。

《一切的銀行，都是交易所》——這句妙語包含着很大的真理，即銀行越大，銀行事業的集中也越容易成功。《要是在從前七十年代時，交易所充滿着它少年的銳氣（是一八七三年交易所的爆烈，和創業[ГРЮНДЕР]舞弊[實际上並没有股份公司，而假發股票，騙買得大宗貨幣]等々《絕妙》的暗示），曾開闢了德意志工業化的新紀元，那末在現在的時候，銀行和工業已能《獨自的主持了》。《我们大銀行之統治交易所……便是德意志工業国境組織完善的表顯。倘若這樣限制了自動的經濟律的活動範圍，並異常擴大了銀行的自覺的調節範圍，那末，少數領導者所負的国民經濟的責任，也将因此大大的加重了》。這是德意志教授該文章所說的。他是德意志帝国主义的擁護者，全世界帝国主义者的学者。他企圖消滅下列的一件《小事》，即此種銀行的《自覺的調節》是在乎少數《組織完善》的壟断者之盗掠大众。資產階級授教们的任務，不在揭開一切的机関，不在拆穿銀行壟断者一切的把戲，而在掩飾它们。

比謝文寧更有威望的經濟学者和銀行《經理》里斯也是這樣，他用完全空談的語句以躲避不可否認的事实：《交易所失去了全部經濟和流轉総票所絶对必要的本質，不僅失去了最真確的測量工具的本質，而且失去了經濟行動中的一个几乎自動的調節性》。

換言之，自由競爭的旧資本主义，及調節它所絶对必需的交易，已成過去了。一个新的資本主义替代了它，這个新的資本主义，似乎帶有過渡的性質，好像是自由競爭和壟斷的混合物。這个最後階段的資本主义將《過渡》到什么，這个問題，自然是會發生的，但是資產階級的学者，不敢提出這个問題。

《三十年前自由競爭的企業家，執行了十分之九不屬于《工人》体力劳動範圍以內的經濟工作。到現在僱員們執行了十分之九這種經濟上的心力工作。銀行事業便佔這種發展的首位》。謝文寧這种的承認，越弄越沉入于下列的問題：最後階段的資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時代的資本主义，是過渡到什么呢？

因集中前進的結果，少數銀行成為全部資本主义經濟的領袖，而此少數銀行間，自然又越弄越表顯壟斷式協調的傾向，或銀行托拉斯的傾向，並且加緊這種傾向。美国現在已不是九个而是二个大銀行——即百万富翁洛克法罗和摩甬根（МОРГАН.）两个銀行——統治着一百十万万馬克的資本。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德国《厦夫格生联益銀行》和《清算公司》的合併，在交易所杭

周報《佛蘭福德新聞》(ФРАНКФУРТСКАЯ ГАЗЕТА.)方面，引起了下列的評論：—

《因銀行集中之增進，便縮小了尋常可以獲得信用借款的企業界的範圍，因此大工業更加依靠少數的銀行集團。在工業和財政界嚴緊的聯繫之下，缺少銀行資本的工業公司的自由行動，就受限制。所以大工業對于銀行托拉斯化（聯合或皮或托拉斯）的增進，有很混雜的情感；實際上，我們已不祇一次見到互相競爭的各大銀行間，某種協調的胚胎，以限制競爭》。

銀行事業發展的最後一个字又出現了——壟斷。

銀行和工業間嚴密的聯繫，正好使銀行的新作用容易觀察出來。倘若銀行替某个企業家兌換期票，管理流水賬等等，那末這種行為，單独的考察起來，一點沒有減少該企業家的独立性，增多起來，而銀行也沒有越出有限的中人作用。但若這些行為，增多起來，鞏固起來，倘若銀行《收集》極大量的資本于它指揮之下，倘若經管某企業的流水賬，使銀行能——確能如此，並且已能如此——更詳細地更完備地知道存戶的經濟情形，那么，結果工業資本家更完全的依靠于銀行了。

同時銀行和工商大企業間所謂个人的联合，也發展起來。以佔有股票的方法，以派銀行理事員充當工商企業的董事会会員或經理部部員的方法，或反之，以派工商企業的理事員去充當銀行董事会会員的方法，彼此联合起來。德國經濟学家耶德爾搜集了關于資本集中方面

最詳盡的資料。六个栢林最大的銀行，有它们的理事員在三百四十四个工業公司裡当代表，又有它们董事会的会員在四百零七个公司裡当代表。一共在七百五十一个公司裡有它们的代表。其中二百八十九个公司中，它们不是有二个董事会的会員，便是当董事会的会長。在這些工商業公司之中，我们見到各種各樣的工業部：有保險事業，有交通工具，有飯館和酒樓，有戲院子，有美術館等口。一方面，該六个銀行的董事会在一九一〇年有五十一个最大的工業家，如克虜伯廠的經理，大汽船公司《漢貝克》（НАРАG）（漢美輪船公司ГАМБУРГ-АМЕРИКА）的經理等口。六个銀行之中，每一个銀行於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〇年參與了發行數百个工業公司的股票和優先股票〔或債券〕——即自二百八十一个公司至四百十九个公司。

銀行和工業間的《个人联合》，又加了這些公司和那些公司與政府間的《个人联合》。耶德爾寫道：《董事会会員的地位，是誠意的供獻給声望隆重的人，並也讓做過政府官員的人來充当，因為他们在政权的關係上，能得到不少的便利(!!)》……《在大銀行董事会中，我们常見到国会的議員或栢林市会議的議員》。

因此製造或培植大資本主义的壟斷，是完全以《自然的》和《超自然的》的手段，開足馬力而向前進行的。結果是形成了現代資本主义社会中數百个財政大王間有系統的分工：

《因單独的大企業的活動範圍擴大》（參其銀行的管理事》），从和派遣一特殊工業部门的人去充当着銀行的理事，於是大銀行的管理中就發生了相当的專门化。這種專门化，一般的說祗有在一切銀行企業的規模是非常之大的时候才可能，尤其是它與工業的联繫極廣大時才可能。這種分工，向着兩个方向進行：一方面與工業的全部關係，信托於理事員之一，以作它的專責，另一方面，每个理事員都親身監督因職業而接近的，或因利害上相接近的數个单独的企業，或數个企業的集團》（資本主义已發展到有組織的監督单独企業的時期了）……有些理事員專门考察德国工業的特點，有時甚至祗考察西德意志工業的特点》（西德意志是德国最工業化的區域）《有些理事員專门考察外国政府和国外工業的關係，工業家等》个人的消息，以及交易所的事業等》。此外每个理事員，常又管理一特殊地方或一特殊部门的工業，有的專在電氣公司董事会裡工作，有的在化学工廠，釀酒場或煉糖廠裡工作；有的在數个孤立的企業中工作，同時參加入保險公司董事会……一言蔽之，在大銀行中，因銀行行為的規模擴大，種類增多，毫無疑义的便形成經理们向更細的分工，其目的（和其結果）是在要使他们的地位，高於銀行事業，使他们更能決斷，並且更知道工業中一般的问題及其單独部门中特殊的问題，养成他们在工業範圍内实行銀行的影响。銀行又竭力邀集熟悉工業的人，企業家，去職官吏，尤其是服務）鐵路礦

產部份的人，進入董事会，于是這種的銀行制度，便完成了》，……

我們在法蘭西銀行事業中，見到同樣的情形，祇略有形式上的不同而已。例如三个法蘭西最大銀行之一，即《里昂信托公司》組織了一个特殊的《財政消息收集部》（ОТДЕЛЕНИЕ СБОРА ФИНАНСОВЫХ СВЕДЕНИЙ）。永久的有五十个工程師，統計家，經濟学者，法律家等在那裡工作着。這个机関每年需六七十万佛郎。它自己又分成八个部门：有的收集專门関於工業企業的消息，有的研究一般的統計，有的考察鉄路公司和汽船公司，有的考察票据，有的研究財政報告，諸如此類的事情。

結果是一方面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更緊的联合，或如布哈林所称的合着生長起来；另一方面，銀行長大成熟而変成真正《普遍性》的事業。我們認為関於這个问题必須引用研究這種事業最深刻的作者耶德爾的真確的意見：《我們考察全部工業联繫的結果，見到工作于工業中的財政机関的普遍性。大銀行正好與其他形式的銀行相反，正好與其書籍中有時所規定的需要相反，——如以謂銀行必須專门從事於工業中某部分或某部门的事業——它是竭力企圖與工業的企業発生联繫，廣識生產的地方能越廣泛越好，生產的種類能越繁多越好，它們並且竭力消滅如單独企業的歷史中所告訴我們的那些工業中各部门或各区域间資本分配的不均衡》。《有一種傾向

使銀行與工業的联繫成為普遍的現象，另一種傾向，使該聯繫更堅固緊密；兩者都不完全地而已很大規模地並且以同一的程度，存在于六个大銀行之中。》

在工商業界方面，常聽見有人訴告銀行的《恐怖》。當銀行以如下例所說的情形去《指揮》其他企業時，這種的訴告，當然是要發生的。一九〇一年十月十九日，所謂柏林《Д》字銀行（四个大銀行的名称，其第一个字母都是《Д.》字）之一，寫一封如下列的信，給北西中德意志水门汀新提卡的經理部：《據本月十八日你们在報上所登載的消息，在下月三十号所召集的貴新提卡大会上，將通过一个議案，預備在貴企業中有所変更。我们認為這種変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中止你们一向所有的信用了，不勝抱歉之至。但若在該大会上，將不通过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議決案，並且關於這方面將給我们以相当的担保，以担保未来，那么我们欢迎與你们商議開立新的信用》。

实际上這種的呼冤，便是和小資本向大資本的压迫而呼冤一樣，不过此地是一个整个的新提卡，以《小》字輩而屈膝罷了。這是很明顯的，富有天下的銀行所接濟的企業，其技術的進步也能以空前無比的方法去進行。例如銀行設立專门研究技術的会社，研究的結果當然是祇有《友善》的工業企業可以得到的。例如《電氣鉄道問題研究会》，《中央科学技術研究部》等々便是這類的組織。

大銀行經理們本身是不能不見到新的國民經濟的條件是已產生了，但是他們在這些條件前面，祗会失望。

耶德爾寫道：《誰在最近几月來觀察过銀行經理和董事会会員人選的变更，誰便能看出所有的权力，漸漸轉入于那些認定大銀行之積極參與工業中一般的發展為必須的並且是最日常的任務的人們手中了；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人們向，和銀行的老經理們间，因事業上的関係，有時且因个人的関係，便發生互相水火的分歧。于是乎实际上便發生下列的问題：銀行以信用机關的資格，是否因它的干與工業生產的進程而有所損失，因它從事於這種毫不與供給信用的中人職務相同的活動，和使它進入比以前更受制於工業行市的統治範圍中的活動，是否犧牲了總国的原则和可靠的利潤。銀行的老經理們中，有很多人都是這樣說法。但是大部分年青的經理们，都以謂積極的干與工業的问題是必須的，狀之乎現代大工業發興，同時必然發生大銀行和最新的工業式的銀行企業一樣。兩方面的意見祗有一点相同，即大銀行的新活動，还沒有總国的原則和具体的目的。

旧資本主义已經死去了。新資本主义是轉到別種制度的过渡階段。找尋總国的原则和具体的目的》以《調和》壟斷和自由競爭，顯然是沒有希望的了。实际家的認識是完全不像新資本主义的辯護人，如該文寧，列夫孟一派的《理論家》对《有組織的》資本主义所唱的那種官家的贊美歌一樣。

究竟到什么時期，這種大銀行的《新活動》完全形成，關于這个重要的問題，我們從耶德爾斯处找到很真確的答覆：

《工業的企業及其新原子，新形式，新机関即同時以集中與分叔的方法所組織成的大銀行间的联係，其成為特殊的国民經濟的現象，不在九十年代之前。在某種意义之下，這个起點可以移到一八九七年，因為那時企業大規模的《合併》，而国銀行对工業的政策，它們首先变成新式的分叔的組織。這个起点還可以移到更後一点時期，因為一九〇〇的恐慌，才大規模的增速了工業和銀行業集中的進程，鞏固了這種進程，首先把銀行和工業的関係变成了現在大銀行之壟斷工業，並且使這種関係，比從前更要緊密得許多》。

所以二十世紀是從旧資本主义变到新資本主义的轉移點，即從一般的資本主义的統治轉变到財政資本主义統治的轉移点。

第三章 財政資本與財政的寡頭政治

希法亭說：《一切增添的工業資本，並不是屬於使用這資本的工業家的。工業家祇有經過銀行，才得處理資本，銀行對於工業家，便是這種資本的主人。在另一方面，銀行必須把他自己資本的增添部份繫縻於工業之中。因此之故銀行越來越變成工業資本家了。這種的銀行資本，即貨幣式的資本，因為這樣一來，實際上是已變為工業資本的了，我稱它為財政資本。》《財政資本便是在銀行指揮之下而由工業家來使用的資本》。

這个定义，是不完全的，因為它沒有指出最緊要的要素之一，即生產集中和資本集中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已使集中变為壟斷了。但是一般的說，希法亭全部的說明，尤其是在我們所引用的定义之前二章，都注重於資本主义式的壟斷的作用。

生產集中；由集中所發生的壟斷；銀行與工業融合或合併；這些便是財政資本起源的歷史和它的本質。

我們現在且來敘述在一般的商品生產和私有財產制之下，資本主义式的壟斷的《統治》，怎樣必然的变為財政寡頭的統治。我們得指出德意志——也不祇一个德意志——資產階級科學的代表，如里斯，講文寧，列夫通，及其他人物，都是帝国主义和財政資本的辯護人。他們對於那些形成寡頭政治的《機括》，它的《罪惡的》《不罪惡的》收入的規模，它和国会的联系等，不但不去

揭露它們，而反去隱飾它們。他們以莊重而含糊的語句，去閃避這些《可惡的問題》，袮道銀行經理們《貴道的情緒》，贊揚普魯士官吏的《責任心》，莊重地考察細小而毫不重要的《管理》法和《調節》法，玩弄科学的西洋鏡，如像列夫孟教授所寫的下列的《科学的》定义：《……商業是工業式的活動，專事於收集貨物，保存貨物，以供应用………》。結論便是商業是在尚未知道交換為何物的原人時代已有的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裡也將存在！

但是有許多奇怪的事实，関於財政寡頭政治之奇怪的統治，擊觸了人們的眼簾：在一切資本主义的国家中，不論是美国，法国，德国，都出現了著述，以資產階級的观点作大致不差的——当然是公民式的——批評，以批評財政的寡頭政治等々。

首先便要提到從前已經略々說及過的那種《參與》制度。德意志經濟学家黑孟以允乎他人尚未有的注意去叙述事实的真相如下：——

《總經理管理總公司（直譯為《母親公司》）總公司又統治隸屬於它的公司（《兒女公司》），而後者又統治《孫女公司》，以此類推。這樣，佔有不十分多的資本，便可以統治極大範圍的生產。实际上，倘若佔有百分之五十的資本便足以支配股份公司，那么，總經理衹要擁有一百万的資本，便能支配《孫女公司》八百万的資本。要是這種的《鏈鎖》繼續下去，一百万的資本便可以支配一千六百万，三千二百万，————的資本了》。

其實經驗証明佔有百分之四十的股票，便足以指揮股份公司事業了，因為有大部分散處各方的小股東，實際上是一點沒有參加股東大會等等的可能。這種股票佔有权的《德謨克拉西化》，資產階級的詭辯家和机会主义者，以及《也是社会民主党人》〔這裡的形容字《也是》兩字帶諷諷的意义〕，希望因此而使《資本德謨克拉西化》，其實衹是增加財政寡頭的权力的方法之一而已。所以在較先進的或較老的和較《有經驗的》資本主义國家中，法律允許發行較多的小股票。德國法律不許發行少于一千馬克的股票，而德意志的財政大王，望見英國法律允准一个金鎊（二十馬克，約十个盧布）的股票，實在嫉炉。西门子是德意志最大的工業家《財政大王》之一，它于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在國会中宣言說道：《一鎊的股票，是不列顛帝國主义的基礎》。這个商人对於什么叫做帝國主义，比那个被認為俄羅斯馬克思主义始祖的某怪著作家，着實要有更深刻的馬克思主义的学識；這个怪著作家以謂帝國主义衹是歐洲民族中一个民族的罪性而已。

但是《參與制度》不僅使壟斷者的权力大大的增加而已，它並且还使極有利的而黑暗齷齪的事業，盜竊群衆，能不受懲罰地去進行，因為《母親公司》在形式上和法律上是不替《兒女公司》負責的，《兒女公司》算是《独立的》；可是經过《兒女公司》便什么都可以《做得》。下列便是我们從德意志資產階級的雜誌《銀行》

的第五期中所引下来的一个例子：《加塞爾的《鋼鉄弾股份公司》，在数年前算是德意志最賺錢的企業之一。因管理的不良，使股息從百分之十五落至百分之零。据説經理没有得到股東的同意，出借六百万馬克給該公司的《兒女公司》之一《哈西亞》（ХАССИЯ），而後者名義上的資本總共衹有数十万馬克。這筆借欵，比《母親公司》的股資差不多要大二倍，而在公司的賬目上一些没有提及。這樣滑稽的緘默，完全是合法的，並且可以延長到二年之久，因為這種行為没有違犯一條商業法律。董事会的会長，以負責人的資格簽字在這種假賬簿上的，是加塞爾商会的会長，並且此後仍旧是商会的会長。股東們知道這筆借給哈西亞公司的欵子，是遠在証明這件事的《錯誤》（這二个字著者該应使用引號的）之後……當這个《鋼鉄弾簧公司》的股票開始脱離个中人的手時，股票的價格几乎降跌百分之百——

……《這種在股份公司中最常見的賬簿上的平衡的表例，便是説明為什么股份公司的經理們比私人的企業家要更甘心去做冒險事業。最新的記賬方法，不但使他們能把冒險的事業瞞過普通的股東，並且使利害最相關的人們，能在事業不利的時候，按時出賣他們的股票以卸去責任，而私人的企業家將以自己的皮骨，替他們所做的事情負全部的責任……

《許多股份公司的賬簿，和著名的中世紀時代的複寫羊皮紙（ПАЛИМПСЕСТ　）一樣，要發見隱藏

在這紙下面的，說明本稿真正內容的標記，並須先把上面所寫的字抹去》。

《使賬目成為不可分解的最簡單而最常用方法，便是以創立《兒女公司》的方法，或者以聯合這種《兒女公司》的方法，把一个企業分為數部份。在各種的目標——合法的或非法的——上看來，這種制度之有利，已明顯到極點：要是大公司不採用這種制度，簡直是例外》。

在最大最壟斷的公司之中，作者舉著名的《總電氣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ät-Gesellschaft.)（關於這个公司以後還要講到），作為最大規模地採用這種制度的例子。在一九一二年，這个公司參與了一百七十五个至二百个公司，它当然又統治了這些公司，並且總共掌握了約十五万万馬克的資本。

好意的——即有辯護和掩飾資本主义的好意的——教授们和官吏们所注意發表的一切管理法，如公布賬目，替它们製定賬簿一定的格式，設立監察等々，不能有任何的意义的。因為私有財產是神聖的，誰也不能阻止買賣股票，交換股票，積聚股票等々。

關於《參與》制度在俄羅斯大銀行中達到怎樣的程度，可以根据阿淦德（А. Агад ）的統計來決定之。阿氏在華俄銀行当十五年的僱員，他在一九一四年五月出版了一本書名不十分確切的著作叫做《大銀行和全世

界的市場》。著者把俄羅斯的大銀行分為二个主要的集團：（甲）在《參與制》之下經營的；（乙）《独立的》，可是《独立》的意義是擅作《不依賴》外国銀行的解释。作者把第一个集團又分成三个小集團：（1）德国的参與，（）英国的参與，和（）法国的参與——因為他見到那些最大的外国銀行的《参與》和統治是代表那些国家的。作者把這些銀行的資本，分為投入工商業的《生產》資本，和投入交易所和財政行為的《投机》資本，他以自己所特有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观点，以為保特着資本主义，似乎可以區别第一種形式和第二種形式的投資，並且可以除去第二種形式的投資。

著者的統計如下：

銀行的財產（依据一九一三年十月十一日的賬目），以百万盧布為单位：

俄羅斯銀行集團	所投的資本 生產的	投机的	總計
（甲）（一）四个銀行：西伯利亞商業銀行，俄罗斯銀行，国际銀行和清算所	四一三·七	八五九·一	一，二七二·八
（二）二个銀行：工商銀行和英俄銀行	二三九·三	一六九·一	四〇八·四
（三）五个銀行：道勝銀行，彼得堡私家銀行，亞同銀行，莫斯科联合銀行，俄法商業銀行．	七一一·八	六六一·二	一，三七三·〇

十一个銀行共計	一，三六四八	一，六八九四	三，〇五四·二
(乙)八个銀行：莫斯科商人銀行，伏加銀行，雲克股份銀行，彼得堡商業銀行，即前帶斐堡銀行，莫斯科銀行即拉波星銀行，莫斯科清算銀行，莫斯科商業銀行，莫斯科私家銀行。	五〇四·二	三九一·一	八九五·二
十九个銀行共計	一，八六九·〇	二，〇八〇五	三，九四九·四

按照這些統計，作為大銀行《工作》資本的四十万万馬克之中，有四分三以上即三十万万馬克，是屬於實际上已成為外国銀行的《児女公司》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巴黎銀行（著名的銀行鼎：《巴黎联益銀行》[《Parisian Union》]，《巴黎荷蘭銀行》[《Paris et Pays-Bas》]，《普通公司》）和柏林銀行（特别是德意志銀行和清算公司）。二个最大的俄罗斯銀行，即俄罗斯銀行（《国外貿易的俄罗斯銀行》）和《国际》銀行（《彼得堡国际商業銀行》），從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它們的資本，自四千四百万盧布增至九千八百万盧布，而準備金自一千五百万增至三千九百万盧布；《其中使用了四分之三的德国資本》。第一个銀行是屬于柏林《德意志銀行》的《联合》的，第二个銀行是屬於柏林《清算公司》的。良善的阿塗德，深怒柏林的銀行，握有大部分的股票，而使俄罗斯的股東因此

成為毫無力量。其实輸出資本的国家，自然是獲得収成的：例如柏林的《德意志銀行》，把西伯利亚商業銀行的股票輸入柏林，把這些股票在提包中藏了一全年後，乃以百分之一百九十三的價格出售，即差不多以二倍的價格出售，而《赚得》約六百万盧布的利润，即希法亭称為《創業的利润》。

著者說彼得格勒最大銀行的總《权力》有八十二万万三千五百万盧布，即差不多八十万万又四分之一，其中修典的》，或更真確点說，外国銀行統治的如下：法蘭西的銀行有百分之五十五，英吉利的銀行有百分之十，德意志的銀行有百分之三十五。據著者計算，在此八十二万万三千五百万總數中，三十六万万八千七百万（即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營業資本是屬於新提卡的：如煤產新提卡，五金業新提卡，冶金工業，煤油新提卡，和水门汀工業。所以，因組織資本主义式的壟斷，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的合併，使俄罗斯也長足的進步。

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並且实际上是由壟斷者所使用的財政資本，因創辦企業，發行有利柢券，購賣公債票等々，而獲得不少繼續增加的利润，以鞏固財政寡頭的統治，並且向全社会徵收貢賦給壟斷者。下列便是希法亭所引的美国托拉斯《統治》中無數例子之一：一八八七年漢夫默耶（ГАВЕМЕЙЕР[Havemeyer]）以合併十五个小公司的方法，創辦糖業托拉斯，它的總資本等於六百五十万金美。可是這个托拉斯的資

本，因為「攙了水」——如美国人所說的——增加到五千万美金了。這種《再資本化》算為未來的壟斷利潤，尤之乎同在美国的鋼業托拉斯，計算未來的壟斷利潤，而購買了很多的鉄礦地一樣。实际上，糖業托拉斯也規定壟断式的價格，去獲得高度的收入，使它能把資本《攙水》七倍，而付以百分之十的股息，即差不多等於創辦托拉斯時实际上所投的資本的百分之七十！到一九〇九年，這个托拉斯的資本有九千万美金。在二十二年中，資本增至十倍以上。

法蘭西的《財政寡頭政治》（《反对法蘭西的財政寡頭政治》———一九〇八年印行第五版的李西斯（—ЛИЗИС）的名著中的題目）取了稍々不同的形式。四个最大的銀行，関於発行有價券，享受了《絶对的壟斷》，而不是相对的壟斷。实际上這就是《大銀行的托拉斯》。壟斷但保證由発行証券的利潤。借債的国家，在借款時所得到的，常沒有超过總數百分之九十，其餘的百分之十，便給銀行和其他中人拿去了。銀行從四万万佛郎的中俄借款所得到的利潤是百分之八，從一九〇四年的八万万俄国内債所得的利潤是百分之十，從一九〇四年的六千二百五十万的摩洛哥借款是百分之十八。資本主义以小放利資本開始它的発展，而以大放利資本終結它的発展。李西斯說：《法蘭西是歐洲的放利者》。一切經濟生活的條件，因資本主义這樣的再造而受深刻的变更。在人口，工業，商業，海運停滯時，《国家可以因放利

而致富》五十个人代表八百万佛郎的資本，在四个銀行之中，能够指揮二十万万佛郎。我们所已經知道的《参與》制，也歸結到同樣的结果。最大的銀行之一的《普通公司》曾發行《兒女公司》——俟及煉糖厰———六万四千的債券。發行的行市是百分之一百五十，即每一个盧布，銀行獲得五十个哥比。当這个公司的股息，被証實為虛假的之後，《大衆》便損失了九千万至一万万佛郎之鉅数；而《普通公司》的經理之一，却是《煉糖厰》董事会的会員。這是無足怪的，著者不得不得到如下的結論：《法蘭西共和国是財政的帝国》；財政的寡頭，完全的統治着：它既統治報紙，又統治政府》。

發行有價券是財政資本主要的事業之一，其特别高度的利润，在財政寡頭政治的發展中和財政寡頭政治的鞏固中有很重大的作用。德意志的《銀行》雜誌說：《在一国之内，没有一種事業，能凡及發行外債的中人所獲得的那樣高度的利润》。

《没有一種銀行事業，会有像發行証券那樣高度的利润》。照《德意志的經濟学者》的統計，發行工業的証券，平均每年所得的利润如下：

一八九五	百分之三八·六
一八九六	百分之三六·一
一八九七	百分之六六·七
一八九八	百分之六七·七
一八九九	百分之六六·九
一九〇〇	百分之五五·二

《在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〇年的十年之中，發行德意志工業的股票，已《賺》了十万万以上的錢了。

倘若在工業興盛的時候，財政資本的利潤是說不清楚的高，那麼在衰落的時候，小企業和不強固的企業就淪于滅亡，而大銀行便以錙銖之數《參與》于購買這些企業，或《參與》于有利的《改良》和《改組》這些企業。在《改良》失敗的企業時，股票的資本跌價，即利潤是按照較小的資本来分配〔例如股票資本百元，应該得利六元；後来衹得三元，這時的股票資本衹等於五十元，較以前要小了〕，到後来且照這較小的資本来作計算的基礎了。或者倘若收入跌到零時，新的資本便被吸入，於是它與收入纖細的旧資本相联合，得產生足量的收入了。希法亭又說道：現在並可以說一切改良和改組，对于銀行有双重的意义：第一，這是有利的事業，第二，這是良好的机緣以使這樣窮乏的公司依賴于銀行。

下列便是一个例子。多特蒙德的《联合》股份煤業公司是在一八七二年創辦的。股票資本差不多發行了四千万馬克；当第一年獲得百分之十二的股息時，市價竟漲到百分之一百七十。財政資本就揩到了油，賺了約如二十八百万的《小數》。在創辦這个公司的時候，資本幸達三万万馬克的最大的德意志銀行《清算公司》，佔了主要的地位。後来《联合》的股息降到零。股東们不得不贊同于《勾消》資本，即損失一部分，庶几不至于完全損失。多次《改良》的結果，便在三十年中從《联合》

公司的賬簿上消滅了七千三百万以上的馬克。《到現在這个公司的最老的股東们，祇獲得股票票面價百分之五的價值，而銀行在每次《改良》中，却繼續《賺錢》。

抛買発達很快的大城市近旁的土地，也是財政資本特别有利的事業。此地，銀行的壟斷，和交通工具的壟斷便合併起来；因為土地價格的增加，零塊銷售之能有利等々，首先要靠联接城市中心的交通工具，是否優越但是這些交通工具，是在大公司掌握之中，而這些大公司又因参與制和分配經理制而與那些銀行相联系。結果是德意志的著作家耶士威（Л. ЭШВЕГЭ），即《銀行》雜誌的投稿者，專门研究土地貿易，土地典押等事業的專家，称下列的行為為《泥沌》：鄰城土地的狂熱的投机，建築公司的崩裂（如柏林的《波斯尼和諾爾》公司，它因《最稳固的最强大的》《德意志銀行》之助，攫得金錢達一万万馬克；這个德意志銀行，当然是以参與的制度，偷々地在背後活動着，並且總共祇損失了一千二百万馬克而脫去了一切的責任。）在吹噓的建築公司中一無所得的小經濟者和工人们的破坏，與《忠实》的柏林警察和行政机関訂立欺詐的合同，以期一把抓住関于土地的消息，和関于市議会对于新造建築品的議決案的消息等々。

《美国式的習氣》，本来是歐洲的教授们和良善的有産者所虛偽地白起双眼以对付的，而在財政資本時代，却成為各国中任何大城市的習氣了。

一九一四年初柏林傳說要組織一个《運輸托拉斯》叫做《公益》，即三个柏林運輸企業，城市電氣鉄道公司，電車公司，和搭客馬車公司底的《公益》。《銀行雜誌載道：《我們知道這樣的計畫是存在的，並且至今是已很顯明的了，搭客馬車公司的大部分股票已轉入于二个其他的運輸公司掌握之中了。我們可以完全相信那些人，向着這樣的目標做去，希望以統一支配運輸事業的方法去得到相当的節省，終久一部分的節省是能有利於大衆的。但是這个问題，因下列的情形，就変為很複雜的了：站在這些已組成的運輸托拉斯之後的是銀行，它能——倘若它願意——利用由托拉斯所壟断的交通工具，以謀它自己土地貿易的利益。為要說明上述這个假定是怎樣的自然，祇要回憶在創辦這个城市電氣鉄道公司的時候促成創辦這个公司的銀行的利益，已經和這个公司的利益混合起来了。

這个運輸企業的利益，是和土地貿易的利益相交叉的。因為這條鉄路的東面支線，是要經过屬於銀行的土地的；当鉄路的建設已經確定了，銀行便以高度的利润，出售這塊土地，以利自己，並利几个参與的个人》。

一旦壟断形成了，並且運用了数万万的数目，那么它絶对的必然深入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論是政治上的組織或是任何其他《特殊的情形》。德意志經濟学書中常自豪普魯士官吏的廉潔，而对法蘭西的巴拿馬或美国政治上的賣買摇頭＊嘆息。但是实际上甚至于資產階級的

書籍，專論德意志的銀行事業的，也不得不常々述及于純粹銀行事業範圍以外的部分，例如因官吏们轉入于銀行服務之增多，乃不得不叙述关於《轉入銀行》的问题：《政府的官員，暗々地企圖在培世德勒街（БЕРЕН-ШТРАССЕ）獲得一个安逸的位子，那麼他的不賄賂，又是怎樣一回事呢？》。《銀行雜誌的出版人龍思伯（Альфред Лансбург）在一九〇九年當作一篇論文論《維盧鉄主義（ВИЗАНТИЗМ）的經濟意义》，有説及威廉第二到巴力斯坦的旅行，和《這次旅行的直接結果，便是建築巴格達鉄道——這件不幸的《德意志企業的大事》，比我们所有的政治危机合在一起，还要犯《包圍》（所謂《包圍》顯然是愛德華第二的政策，他企圖隔離德意志，而環繞以帝国主义的反德意志同盟）的錯誤。我们所已提到过的阿徳爾士威，曾著一篇論文叫做《富人政治和官僚政治》，揭露了如德意志官吏非蓋爾的事。非氏是卡德委員会的会員。他用尽了全力，不久就得到了最大卡德——鋼鉄新提卡——中一个有利的位置。同樣的而並不是偶然的情形，使同一个資産階級的作者，不得不承認《德意志憲法在許多經濟生活範圍中所担保的經濟上的自由，是毫無意义的條文》，並且不得不承認在已建設的富人政治統治之下，《甚至于最普遍的政治自由，也不能掩去我们已変成不自由人民的事实》。

关於俄罗斯，我们有一个例子就够了。數年前，所

有報紙都傳佈一个消息，說信用局的理事大衛殷夫放弃政府的職務，而在一个大銀行中獲得了一个位置，按照合同它在數年中所得的薪俸，大於一百萬个工人所得的數目。信用局是一種行政机関，它的任務是《統一一切政府信用机関的行為》並津貼京城的銀行，數達八万万至十万万盧布。

資本的佔有已和資本的應用于生產相分離，貨幣資本和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相分離，祇靠貨幣資本的收入而生活的放利者，和企業家及其他一切直接參加于應用資本的人們相分離——這是資本主义一般的特点。帝国主义或財政資本的統治，是最高級的資本主义，那時這些的分離已經達到很大的限度了。財政資本之統治一切其他形式的資本，便是放利者和財政寡頭的統治，或者說把少數有財《力》的国家從其他国家中分化出来。至于這種進程已經達到什么限度，可以從發行証券——發行各種有價券——的統計中看起出来。

紐瑪克（A·НЕЙМАРК）在《国际統計会会刊》上曾發表了関于全世界發行証券最周詳的，最完備的，最可比較的統計；這个統計在經濟書籍中，常被部分的引用。下列便是四十年中的總結：

十年內發行証券的數目，以十万万佛郎為单位

一八七一至一八八〇	七六·一
一八八一至一八九〇	六四·五
一八九一至一九〇〇	一〇〇·四
一九〇一至一九一〇	一九七·八

在七十年内，因普法戰爭的借款和战後德意志的創辦企業，使全世界發行証劵的總數特别增加。一般的說，在十九世紀末三十年中，數量上的增加，比較的不十分快，祗到了二十世紀初十年代，纔大規模地增加，十年内差不多增加至二倍。所以二十世紀初是一个急變的時代，不僅壟斷勃興（卞德，新提卞，托拉斯）——関於這点我们已經說过了——而且財政資本也暴發。

紐瑪克估計一九一〇年全世界有價劵的總數約有八千一百五十万万佛郎。他為要大概的减法去重複的數目，把這个總數减到五千七百五十万万至六千万万佛郎。下列便是各国间的分配（以六千万万佛郎為標準）：

一九一〇年有價劵的數量（十万万佛郎為单位）

英吉利	一四二	四七九
合衆国	一三二	
法蘭西	一一〇	
德意志	九五	
俄羅斯	三一	
奧地利亜匈牙利	二四	
意大利	一四	
日本	一二	
荷蘭	一二·五	
比利時	七·五	
西班牙	七·五	
瑞士	六·二五	
丹麥	三·七五	
瑞典，挪威，羅馬尼亜等	二·五	
總共	六〇〇·〇〇	

按照這些統計，立刻可以見到四个最富的資本主义国家分得怎樣的豐裕，它们各佔有約自一千万万至一千五百万万佛郎的有價券。其中二个是最老而最富有殖民地的（我们知道如此）資本主义国家，即英吉利和法蘭西；其他二个是在發展的速度方向和生產中資本主义式的壟斷的蔓延程度方向最先進的資本主义国家，即合衆国和德意志。四个国家一起有四千七百九十万万佛郎的財政資本，即約佔全世界財政資本百分之八十。差不多全世界其他各国，都成為這些国家，———這些国际銀行家，全世界財政資本的四大《柱石》———的債務人和納貢者了。

我们現在特別可以考察一下在生產国际隸屬的羅網中，和在產生財政資本的联系中，資本輸出的作用是怎樣。

第四章 資本輸出

受自由競爭完全統治着的舊資本主义，輸出商品是它的特殊的現象。受壟斷統治着的近代資本主义，輸出資本是它的特殊的現象。

資本主义是发展得最高度的商品生產，在那時候，勞働力也成為商品了。国内的交換的发達並且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換的发達，便是資本主义特别顯着的現象。在資本主义制度之下，各企業各工業部门，和各国间发展的不平衡和猛進(СКАЧКООБРАЗНОСТЬ)，是必不可免的。英国首先成為資本主义的国家，比其他各国来得早；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因為他施行了自由貿易，便成為"全世界的工場"，和各国中製造品的供給者了，而這些国家則必須供給它以原料作為交換。但是英国這種的壟斷，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五年中，已被摧残了，因為那時其他各国，已各以《保護》関税保障自己，而发達成為独立的資本主义的国家了。在廿世紀初我们就見到别種的壟斷的組織：第一便是在資本主义已发達的各国中，資本家间壟斷式的同盟；第二便是數个最富的国家——在那些国家中，資本的積累已經達到極大的限度——的壟斷地位。于是在先進的国家中，便发生巨量的《資本过剩》。

倘若資本主义能把現在各处遠落工業之後的農業发展起来，倘若資本主義能把各處依然窮乏半餓的

——雖有眩人耳目的技術進步——民衆的生活標準提高起来，那麼顯然就談不到資本的过剩了。小資産階級式的批評資本主义的批評　者，却不斷地唱着這樣的論調。但是，如果這樣，資本主义就不是資本主义了，因為發展的不平衡和群众半餓的生活標準，是這種生産形式的根本必然的條件和前題。要是資本主义还是資本主義，那麼過剩的資本，就不用作提高該国内民众的生活標準，因為這樣便会降低資本家的利润；這種过剩的資本　却是以資本輸出到落後国家中的方法，来提高利润的。在這些落後的国家中，利润常是很高，因為資本家不多，地伝較低，工資低廉，原料又便宜。資本輸出的可能，是由于許多落後的国家也已捲入于世界資本主义的旋渦之中，鐵道的主要路線已在建設或開始建設，發展工業的基礎条件已有保障等々。資本輸出的必要，是由於資本主义在幾ケ国家中已经《太成熟了》，《有利》於資本的投資場所已是不足够了(在農業不發達，群众窮乏的條件之下)。

下列大概的統計，便是関於三強国在国外所投資本的數量：

在国外所投的資本(十萬萬佛郎為单位)。

年代	英吉利	法蘭西	德意志
一八六二	三·六	—	—
一八七二	一五	一〇(一八六九)	—
一八八二	二二	一五(一八八〇)	?

一八九三	四二	二〇(一八九〇	?
一九〇二	六二	二七至三七	一二·五
一九一四	七五至一〇〇	六〇	四四·〇

從這裡我們知道，祇在廿世紀之初，資本輸出纔大規模地增加。戰前三強国在国外所投的資本計達一千七百五十萬々至二千萬々佛郎。按照通常五厘的利率計算，從這宗數目所得到的收入，每年當達八十萬々至一百萬々佛郎。这就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剝削全世界大部份的民族和国家的堅実的基礎，也就是少數最富的国家的資本主義寄生性的堅実的基礎！

這種國外的投資怎樣在各国中分配，並且投在那裡——関於這種問題祇給大概的答案，可是这个大概的答案，已能揭露數種現代帝国主義的普遍的関係和联系：

国外資本(一九一〇年以十萬萬馬克為单位)所分配(約畧)的地面。

	英吉利	法蘭西	德意志	総數
歐罗巴洲	四	二三	一八	四五
亚美利加洲	三七	四	一〇	五一
亚細亚洲，亚非利亚洲，奥大利亚洲	二九	八	七	四四
共計	七〇	三五	三五	一四〇

英国殖民地的佔有佔了第一等的地位；我們且不說亚細亚洲的等地方，就在美洲(坎拿大)它有也很多的殖民地。資本巨量的輸出，在此是最与巨大的殖民地發生最密切的関係。関於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意义，我們

以後再講。法国却又是一種情形。它在国外所投的資本，主要的是在欧洲，其中第一便是俄国(至少一百萬々佛郎)，而特別是生利的資本，政府的借款，而不是投在工業的中資本。法國的帝国主义是和英吉利式的帝国主义或殖民地的帝国主义不同，它可以叫做放債的帝国主义。而德意志又是第三種花樣：它的殖民地不多，它在国外所投的資本是最平均地分配於欧美之间。

資本輸出到那些落後的国家，影响到那裡資本主义的发展，並且異常增速它的发展。所以倘若這種的輸出，到了某種程度，能引起輸出的国家中發展上相当的停滞，那麽這種輸出的発生，是以擴大和加緊全世界資本主义继續发達為代价的。輸出資本的国家，總是能獲得«利益»的，這種利益的性質，表露財政資本和壟断時代的特質。例如柏林«銀行»雜誌在一九一三年十月載道：

«在国际資本市場上，近来正演着一齣趣劇，是很值得亞利斯多芬拳筆一寫的。很多的外国政府，自西班牙以至巴爾幹，自俄羅斯以至阿根廷，自巴西以至中国，都公開的在巨大的貨幣市場之前，要求出貸借款，常且非常着急的要求出貸。現在貨幣市場的情形，並不十分光明，政治上的前途，也未可樂观(直譯為«顯示虹彩»)。但是沒有一個貨幣市場敢断然拒絶借款，因為生怕鄰国捷足先登，因此獲得很大的利益。当做着在這樣的«生意»的時候，出貸借款的人差不多看着樣々都好的：或者由此獲得了優惠的商務条約或者獲得一片煤場，一個海港的

建築，肥沃的租借地，定購大砲等》。

財政資本已產生了壟斷。而壟斷在各處又有它自己壟斷的發軔：即利用《聯系》以謀有利的經營，去替代公開的市場上的競爭。最尋常的情形，便是借款的條件，是規定借款中一部份的用途用作購買債权国的生產品尤其是軍用品，船舶等々。法国在最近二十年中(一八九０至一九一０)，時常使用這種方法。資本輸出至国外，便成為鼓勵輸出商品至国外的工具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尤是是大企業间的交易，正如西爾台很《溫文爾雅》地所謂《瀕于腐敗行經》了。德国的克虜伯，法國的司奈德(ШНЕЙДЕР)，英国的阿姆斯特郎(АРМСТРОНГ)，便是这種公司的例子，它们与巨大的銀行 和政府皆有密切的関係，当借款的磋商發生時，这两者一定要牽在裡面，虽表面上極想《回避》，也是不可能的。

法国借款給俄国，便在一九０五年九月十六日的商約中，強迫俄国給与重要的租讓至一九一七為止；同樣，以一九一一年八月十九日的商約，從日本獲得租讓。奧地利亜和塞尔比亜的関稅戰争，從一九０六年开始至一九一一年終止，中间歷時七個月，這战争的一部份原因是由于奧地利亜和法蘭西互争供給塞尔比亜軍需的事情。迪森尼爾(Поль Дешанель)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商会裡宣言道：法国公司在一九０八年至一九一一年间供給塞爾比亜軍料達四千五百萬佛郎。

聖保羅(巴西)的奧地利亜匈牙利領事的報告中

説道：巴西鉄道的建築，大部份是由法蘭西，比利時，不列顛，德意志的資本所造成的；這些国家在与建築鉄道相関連的財政事業之下，要求供給鉄路建築的材料》。

這樣，從字面上的意義看来，可以説財政資本伸張它的羅網，彌蔓全世界了。对于這点，設立在殖民的銀行及其分行，有很大的作用。德意志帝國主义很嫉視一般老資格的殖民地的国家能享受這種特权。一九〇四年英国有五十个殖民地艮行和二千二百七十九个分行(一九一〇年有七十二个殖民地艮行和五千四百四十九个分行)；法蘭西有二十个殖民地艮行和一百三十六个分行；荷蘭也有十大个殖民地銀行和六十八个分行；而德意志《總共衹有》十一个殖民地艮行和七十个分行。美國資本家妒嫉英德，他们于一九一五年訴説道：《在南美洲的五个德意志銀行有四个分行，五个英吉利的艮行有七十个分行》…… 英德于最近二十五年内，在阿根廷，巴西，烏拉圭投資約四十萬々美金，結果它们支配了这三国中全部商業的百分之四十六》。

如果把《分割世界》這個字作為假借的意义来講，那麼輸出資本的国家已是分割了世界了。但是財政資本却要更進一步認真的来《瓜分》世界。

第五章

资本家的联合之瓜分世界

资本家底壟斷式的联合——卡德，新提卡，托拉斯——首先瓜分国内市場，使該国内的生產，多少完全的在他们掌握之中。但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国内市場是必然和国外市場相関連的。資本主义在很久以前，已经創造出了全世界的市場。所以跟着資本輸出的增加跟着一切对外的和殖民地的関係的擴大，跟着最大的壟斷联合的势力範圍之擴張，使《自然地》發生它们相互间的国际協調，和国际卡德的成立。

這便是全世界資本集中和生產集中的新階段，比以前的集中，要高得不可比擬。我们試考察此高級的壟斷，怎樣發展起来。

電氣工業，是最足以表徵最新的技術進步，和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的資本主义的工業了。這種工業，在二个最先進的新資本主义国家中，最為發展，這兩个国家便是合衆国和德意志。在德国，一九〇〇年的恐慌對於這门工業集中的增速，有特別重大的影响。到那時為止，銀行已與工業極密切的联合起来了。在恐慌時期之中，銀行乃更加速並加緊較少的企業的崩壞，使之被大銀行所吞併。耶德爾說：《凡是最需要銀行幫助的那些企業，銀行概拒绝之，那些企業都是在狂熱的奧盛時期之初，發生出来的，後来凡未與銀行有密切的联系的那些公司，便遭遇不測的崩壞裂。》

一九〇〇年之後，德国的集中过程，乃捷足的前進。在一九〇〇年以前，電氣工業中有七八个《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包含有数个公司（共有二十八个公司）各有二个以至十一个銀行去維持之。到了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所有這些集团乃合併成為二个或一个的集团了。下面便是表明此種过程怎樣的進行。

電氣工業中的集团

一九一〇年前：

惠尔登和基拉姆　拉美尔　總電氣公司的联合　西门子　白克孟　克来

惠　拉公司　　總電氣公司　西门子　白克孟　一九〇一年崩壞

一九一二年：

總電氣公司　　西門子

（從一九〇八年起，密切的合作。）

這樣發展的起來總電氣公司，掌握了一百七十五个至二百个的公司（以《參與》制），支配資本總額約十五万万馬克。祇說一項国外直接代表的數目，這个公司有三十五个代表，其中十二个是股份公司，分佈于十餘国之中。在一九〇四年時，德国電氣公司之業在国外所投的資本，已有二万万三千三百万馬克了，其中六千二百万是投在俄罗斯的。不用說，這个《總電氣公司》是一个最大的联合企業了，祇說一項它所有的製造業公司

的数目，已等於十六个了，這些公司是製造各種不同的生產品，自海底電線和绝缘品，以至汽車和飛機。

但是欧洲的集中过程，也便是美洲的集中过程的一部分。其進行的情形如下：

奇異公司

美国	為欧洲公司而組織的湯姆生霍斯東公司	為欧洲公司而組織的爱迪生公司：《德国爱迪生公司》，它轉給專卖权与德国公司
德国	《联合電氣公司》	《總電氣公司》

《總電氣公司》

两个電氣《巨頭》，便這樣的联結起来：《世界上没有完全互相独立的電氣公司》——黑寧在他的論文上《電氣托拉斯的路》內說道。關於两个《托拉斯》營業的範圍和所屬企業的數目，下列數字，雖不很完全，可是給了一些大概的概念：

		商品的流轉（百万馬克為单位）	僱員數	淨利（百万馬克為单位）
美国：奇異公司	一九〇七年	二五二	二八〇〇〇	三五.四
	一九一〇年	二九八	三二〇〇〇	四五.六
德国：總電氣公司	一九〇七年	二一六	三〇七〇〇	一四.五
	一九一一年	三六二	六〇八〇〇	二一.七

一九〇七年美国和德国的托拉斯，締結了瓜分世界的條约。競爭便因此停止了。奇異公司《收到了》合众国和坎拿大，總電氣公司《得到了》德意志，奧地

利亚，俄罗斯，荷蘭，丹麦，瑞士，土耳其，和巴尔幹。庚於嘸女公司》又締了特殊的——当然是秘密的——條约，以侵入于新的工業部门之中，和侵入於《新的》而形式上尚未瓜分的国家之中。此外条约上还規定互相交換發明和经驗。

這是很明顯的，這種实际上成為全世界独一無二的托拉斯，指揮数十万万的馬克，在天边地角都有它自己的分公司，代表，经理处及其他联系等々，是很難与之競爭的。然者因不平衡的發展，战爭爆裂等々原因，勢力的比例变更了，那麼两个强大的托拉斯间的分割世界並不是不准重分的。

煤油工業，便是企图這樣的重分，和為重分而战爭的最耐人尋味的例子了。

耶德尔在一九〇五年說道：《世界的煤油市場，说在还在二个大財政集团间互相分割，這二个集团便是美国洛基佛罗的《煤油托拉斯》（美孚煤油公司），和俄国巴枯油田的主人罗士齋與諾貝尔。两个集团有密切的联系，但是有五个敵人，在数年中，已危及它们的壟断地位：第一，美国煤油淵源之告罄，第二，曼德鞋夫巴枯爾公司的競爭，第三，奥地利亚的煤油源；第四，罗馬尼亚；第五，海外的煤油源，尤其是荷蘭的殖民地（最富裕的撒姆尔和台克公司，與英資有関係）。後三種的企業，是與最大的《德意志銀行》所領導的德意志銀行集团有関係的。這些銀行独立地有計劃地發展如罗馬尼亚

等的煤油業，庶几有他们《自己》的来源。一九〇七年罗馬尼亚煤油業中，計有外資一万八千五百万法郎，其中德資七千四百万。

經済書籍中所称為《瓜分世界》的鬥争便开始了。一方面是洛基佛罗的《煤油托拉斯》，它想把持一切，在荷蘭設立《兒女公司》，購買荷屬印度的煤油源，想以此托拉斯打擊它主要的敵人，即"皂兒"的英荷托拉斯。另一方面是《德意志銀行》等等，德意志銀行企图把《自己》從罗馬尼亚《退出》，而與俄罗斯联合以反对洛基佛罗。但是後者佔有巨大無比的資本，且有運輸煤油及供給煤油給消費者的卓越的組織。因此這種鬥争必須終止，並且已于一九〇七年以《德意志銀行》的完全失敗而終止，而留給《德意志銀行》的是二條路中之一，即損失数百万而取消它自己的《煤油利益》，或屈服。它们採取了 後面的一条路，而與《煤油托拉斯》訂結很不利于《德意志銀行》的條约。照此条约，《德意志銀行》必須《不作任何妨碍美国利益的經营》，但那時預料，倘若德国通过了政府專賣煤油的法律，那么這个條约便失其効力。

《煤油趣劇》從此开場。德国財政大王之一封金南，即《德意志》銀行的經理，便由他的私人秘書許泉斯，开始為煤油專賣而宣傳。所有柏林最大銀行的偉大的机関，和一切底大的《联系》，都一齐動作起来，報章上都抱出来《愛国》的喊声以反对美国托拉斯的《羈軛》。

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五日，国会差不多一致通过議決案，請求政府製定煤油專賣的計劃。政府乃堅持這个《公意》而《德意志銀行》的把戲，想欺騙它美国的对手，以政府專賣的方法去校正他自已的事業，也就此勝利了。旦母曼煤油大王已預嘗了巨量的利润，不亞于俄罗斯糖厰主人的利润……但是第一，日耳曼大銀行間相互向分贜而纷爭，《清算公司》揭露了《德意志》銀行貪婪的利益；第二，政府怕與洛基佛罗闹爭，因為除自洛氏以外（罗馬尼亞的生產不高），德国是否能獲得煤油，是完全可疑的；第三，一九一三年的為德国軍事準備所徵収的十万万的賦稅，正在互相分贜。專賣的計畫便擱置一旁。洛基佛罗的《煤油托罗斯》還是勝利者。

柏林的《銀行》雜誌，関于這个问題載道，德国要與《煤油托拉斯》爭鬥，祇有施行電流的壟斷，變力水而用廉價的電氣。但是——銀行雜誌又說道——電氣壟斷之成立，是在生產者需要他的時候；祇在下一次電氣業大爆裂［恐慌的頂点］將臨的時候，祇在那些由電氣業的私家《公司》（КОНЦЕРН.）在各處所設立的偉大高貴的電站，和那些《公司》現在已從城市，政府等處獲得某種部分的壟斷的那些電站，完全處于工作失利的時候，壟斷才能成立。在那時候，乃採用了水力；但是這还不能以政府的損失而使之變成廉價的電氣，实际上這些公司还是轉給《私人的壟斷，而由政府管轄之》因為私有的工業，已締结了許多的条约，並且取得了巨

額的賠償……加利[苛性鉀]的壟斷，曾經是這樣的，煤油的壟斷現在便是這樣，電氣的壟斷將來就要這樣。我們的国家資本主义者，任他們怎樣的迷於優美的原則，而現在恰是適宜的時候，去了解德国的壟斷是從未循着一个目標，也未得到一種結果，庶几使消費者有利，或給政府以一部分的企業利潤，而這些壟斷却祗以政府的損失去肥養將近破產的私家工業。

德国資產階級的学者，也須作這樣有價值的承認。這裡我們很清楚的見到私家和国家的壟斷，在財政資本時代中，怎樣一致的連鎖着，其实兩者都祗是最大的壟斷者向為分割世界而作的帝国主义鬥爭中的各部鍊子罷了。

在商務上的航海業方面，集中過程急切的增速，也要得到分割世界。德国結晶出来了兩个最大的公司：《漢堡美洲》公司和《北德勞特》公司，各有資本二万万馬克（普通股和優先股）和價值一万万八千五百万至一万万八千九百万馬克的汽船。在另一方面，于一九〇三年一月一日成立了所謂摩尔根的托拉斯叫做《国际商船公司》，它是連合九个英美的輪船公司，擁有資本一万二千万美金（四万八千万馬克）。德意志大王們和那些英美的托拉斯向，已于一九〇三年，因分配利潤，而締結了分割世界的條約。德国的公司同意不在英美间轉運上作实际上的競爭。条約上曾經很正確的規定那些海港《屬於》誰，並且曾經產生了联合管理委員会等等。条

约有效期是二十年，附有先見的保留，説战争時候該條约失其效力。

国际鉄道卡德的成立，也是同樣的異常的耐人尋味。英比德的鉄道敞初次企图組織這个卡德，是早在一八八四年的時候，那時候正是工業方面最嚴重衰落的時期。条约国們同意于不競爭它们的国内市場，而按百分法分割国外市場：英国獲得百分之六十六，德国百分之二十七，比利時百分之十七，而印度全屬於英国。為了反对一个不加入同盟的英国公司，它们乃合力的進行鬥爭，其所需的費用，是按照所有的銷售而抽取相當的部分来充之。但是到了一八八六年，当两个公司脱離了這个同盟的時候，条约便破坏了。特别的地方是這種的條约，在隨後的工業興盛時期中，便不能締结。

在一九〇四之初，成立了德意志的鋼業新提卡。在一九〇四年十月，根據下列的成分重組了国际鉄道卡德：英国獲得百分之五三·五，德国百分之二八·八三，比利時百分之一七·六七。法国後来才加入，在第一，二，三年中在超过了百分之百以上的市場中，獲得百分之四·八，百分之五·八，和百分之六·四，意即在百分之一〇四·八，百分之一〇五·六，和百分之一〇六·四的数目中獲得上述的部分。一九〇五年加入了合众国的《鋼業托拉斯》（《鋼業公司》），隨後又加入奥地利亚和西班牙。一九一〇年伏盖喜登寫着道：《到了一定的時候，地球的分割是完了，而大俏費者，尤其是国有鉄道，因毫不顧及国家的

利益而已把世界分完，他们便能像詩人一樣，在木星的天国中生活着了》。

試再考察一九○九成立的国际鉾［亚鉛或白鉛］業新提卞，它在德比法西英五大工廠间，正確地分配生產的规模。还有国际火藥托拉斯，据列夫孟說，這是：《所有德意志炸藥品製造廠间最近代的密切的联合，後来它每法美製造廠的同樣的組織合起来共同分割所謂全世界》。

列夫孟計算德国所参加的国际卞德，在一八九七年共约四十个，到了一九一○年约有一百个了。

有几个資產階級的著作者發表意見，以為国际卞德是資本国際化中最觸目的表顯之一，是使人们可以希望在資本主义之下有民族间的和平。這種意見，在理論上是荒謬絶倫的，而在实际上是詐偽的，是不忠实的擁護最劣等的机会主义的工具。国际卞德証明現在資本主义式的壟断發達到如何程度，並且指出資本家同盟间因什麽而鬥爭。後者是最重要的，祗有後者能說明已發生过的歷史经濟的思想，因為鬥爭的本質，和它的階級的内容，祗要一旦存在着階級，是不能变更的。這是很明顯的，例如為德意志資產階級的利益起见了隐藏了現代經濟鬥爭（分割世界）的内容，而加重此鬥爭的種々形式。考茨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這当然並不能祗說德国，而是說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資本家分割世界，並不是由于他们的原罪，而是因為所已達到的集中程度迫着他们去跑這条路以獲取利润，因此他们《按資本》《按一

力量》以分割世界，因为在商品生產和資本主义之下，不能有其他的分割方法了。力量是按照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而变更的，為要了解一切所發生的事变起見，必須知道那些的向題是由力量的变動而变動的，至于《純粹的》經濟上或非經濟上的（例如战爭的）变動是否存在，都是第二等的向題，对于資本主义最後階段的基本观念是不能有什麽变更的。以資本家同盟向的鬥爭與協商的形式（今天和平，明天不和平，後天又和平）向題，去替代鬥爭與協商的本質向題，是墮落到詭辯家的地位。

最後的資本主義時代，指示給我们着，資本家同盟向，根据經濟上分割世界的基礎，結合了相当的関係，而同時並存的並且與之有関係的，便是政治同盟向即国家向，也根据領土上的分割世界的基礎，根据為殖民地而作的鬥爭，根据為《經濟上領土而作的鬥爭》，而結合了相当的関係。

第六章　列强之瓜分世界

地理學家蘇泮在他的論《歐洲殖民地領土的擴張》一書中，將十九世紀末殖民地擴張的情形，作了下列簡单的總計：

屬於歐洲列强的殖民地面積之百分数（連合衆国在内）

地点＼年份	一八七六年	一九〇〇年	增減
在非洲的	百分之一〇.八	百分之九〇.四	百分之正七九.六
在玻里内西亜的	百分之五六.八	百分之九八.九	百分之正四二.一
在亜洲的	百分之五一.五	百分之五六.五	百分之正五.一
在澳洲的	百分之一〇〇.〇	百分之一〇〇.〇	——
在美洲的	百分之二七.五	百分之二七.二	百分之負〇.三

蘇泮結論說：《繼續的分割非洲和玻里内西亜，便是這个時代的特點》。因為在亜洲和美洲，未被佔領的土地，即尚未屬於任何列强的土地是沒有了，所以蘇泮的結論不得不張大其辞的說道，最終的分割土地，便是我们所考察的時代的特點了。所謂最終的意思，不是說不能重分，——反之，重分是可能的並且必然的，——而是說資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政策，已經完成了佔領我们的行星上所有未被佔領的地面了。世界算是第一次被分割完竣，將来祗有重分，即從一个《主人》轉給另一个《主人》，而不是從無主人的轉入于《主人家》了。

我们是生存於世界殖民地政策的一個特殊的時代之

中，這種殖民地政策是和《資本主义發展中的最後階段》即財政資本，有異常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首先必須詳細地考察實際上的統計，庶幾能更真確地解釋此時代和前時代的區別，以及現在的實際情形。這裡首先就發生兩个實際上的向題：在財政資本時代中，殖民地政策的進行是否更加緊張了？殖民地的鬥爭互相搶奪是否更加劇烈了？「此更要问：世界在現在的時候，已被分割到了怎樣一個地步？

美國著作者莫里斯在他的一本關於殖民地化的歷史書中，企圖統計英法德在十九世紀各時代中所佔有的殖民地的規模。下列便是從他那裡簡錄下来的總結：

被佔領的殖民地的面積，

年份	英吉利 面積（百万方哩）	英吉利 人口（百万）	法蘭西 面積（百万方哩）	法蘭西 人口（百万）	德意志 面積（百万方哩）	德意志 人口（百万）
1815 1830	?	126.4	0.02	0.5	—	—
1860	2.5	145.1	0.2	3.4	—	—
1880	7.7	267.9	0.7	7.5	—	—
1889	9.5	309.0	3.7	54.4	1.0	14.7

英國佔領殖民地最多的時期，是在一八六０至一八

八0年，而在十九世紀末二十年中，佔領得尤其多。法德佔領殖民地最多的時期，却在二十世紀。

我們從上面知道，資本主义發展到壟斷式的資本主义以前的時代，即自由競爭統治着的資本主义的時代，是在一八六0年至一八七0年。我們知道就在這時代以後，便開始征服殖民地的狂《潮》，並異常地加速那瓜分世界領土的鬥爭。所以從資本主义轉变到壟斷式資本主义或財政資本主义，顯然是和瓜分世界的鬥爭有關係的。

霍柏森在他的論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劃出一八八四年至一九00年的時代作為歐洲列强激烈《擴張》（擴大領土）的時代。据他的計算，在那時期中，英国佔領三百七十万方哩的地面和五千七百万的人口；法国佔領三百六十万方哩的面積和三千六百万的人口；德意志佔領土地一百万方哩和人口一百四十七万；比利時佔領九十万方哩和三千万人口；葡萄牙佔領八十万方哩和九百万人口。各資本主义国家方面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從一八八0年起——的獵取殖民地，是外交史和对外政策史中有目共賞的事实。

在一八四0至一八六0年英吉利自由競爭最發達的時代中，資產階級根本的政策是反对殖民地政策，以為解放殖民地，完全脫離英吉利是必然的並且有利的事情。貝爾在他的一八九八年出版的論《現代英帝国主义》文章中，指出来說，当一八五二年時，一般的講，最傾向于英国政府的帝国主义式行為的人像狄斯雷里，尚且說：

《殖民地是掛在我们頭上的羈軛》。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当代豪傑如羅德斯和張伯倫，就公開的宣傳帝国主义，並且以更骯髒的面目去实行帝国主义的政策了！

一班英吉利資產階級領袖的政治家，已經明瞭現代帝国主义中所謂純粹經濟上和社会政治上的要素间的関係。這回事也不是不耐人尋味的。張伯倫宣傳帝国主义是《真正聰明的經濟政策》，特别指出那種現在英吉利在世界市場上與德美比所遇到的競爭是這種的政策。創辦卞德，新提卞，托拉斯的資本家說，補救的方法是在乎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領袖回音道，補救的方法在乎壟斷，努力再奪取尚未分割的世界罷。按羅德斯的摯友新聞学者斯戴特說，羅德斯在一八九五告訴他關於羅氏对帝国主义意的見道：《我昨天在倫敦的東隅（工人區），親蒞一个失業工人的会議。当我在那裡聽到粗野的演說，祗是些不斷的呼声：麵包，麵包之後，我回到家中，回想所見的情形，便比以前更要相信帝国主义的重要了。我对于解決社会问題的神聖的意見，是要使合衆帝国四千万的人民，不起来作自相殘殺的内战，我们的殖民地政策必須是佔領新土地以移殖过剩的人口，以取得由工廠礦山中所產生出来的商品底新銷售區域。我常常說，帝国是飯碗问題。要是你不喜欢内乱，你必須做帝国主义者》。

一八九五年，百万富翁，財政大王，英布战争的主動者羅德斯便這樣的說法。

為要对於瓜分世界地面和最近十年来在這方面所發生的变動，給以更正確的叙述起見，我们不妨把蘇泮在上述著作中論全世界列強所佔有的殖民地時所用的統計利用一下。蘇泮考察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〇年的情形。我们且考察一下一八七六年的情形。選擇那一年来考察一下是最好也没有了，因為一般的說起来，那時候恰巧是西歐壟斷式以前的資本主义發展完備的一年；我们並且考察一九一四年的情形，以胡伯納的《地理統計表》上更新的数字来替代蘇泮的数字。蘇泮祇考察殖民地；我们以為為要描寫瓜分世界的全圖起見，不妨簡略地加進那些関於非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数字，和波斯，中国，土耳其等——其中第一个差不多已完全成為殖民地，第二第三就快要如此了。

我们便獲得下列的結果：

列強所佔有的殖民地（以百万米千和百万人口為单位）

	殖民地				宗主国		總計	
	一八七六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吉利	二二.五	二五一.九	三三.五	三九三.五	0.三	四六.五	三三.八	四四0.0
俄羅斯	一七.0	一五.九	一七.四	三三.二	五.四	一三六.二	二二.八	一六九.四
法蘭西	0.九	六.0	一0.六	五五.五	0.五	三九.六	一一.一	九五.一
德意志	—	—	二.九	一二.三	0.五	六四.九	三.四	七七.二
合衆国	—	—	0.三	九.七	九.四	九七.0	九.七	一0六.七
日本	—	—	0.三	一九.二	0.四	五三.0	0.七	七二.七
六大列強共有	四0.四	二七三.八	六五.0	五二三.四	一六.五	四三七.二	八一.五	九六一.一

其他列強（比利時荷蘭等等）的殖民地	九.九	四五.三
半殖民地（波斯中国土耳其）	一四.五	三六一.〇
其他各国	二八.〇	二八九.二
全地球	一三三.九	一六五六.六

我们從這裡見到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時，世界怎樣的瓜分《完畢》。自一八七六年後，殖民地便發大規模地的擴張，自四千万方米千增至六千五百万方米千，即增加至一倍半以上。六个最大的列強，增加之数達二千五百万方粁，即大于宗主的面積（一千六百五十万粁米）一倍半。有三个列強在一八七六年時还没一點殖民地，而又有一个法蘭西差不多一點都没有。到了一九一四年，這四个列強獲得殖民地面積有一千四百十万方粁，即大約大於歐洲面積一倍半，又有人口約一万万人。殖民地的擴張異常不平均。倘若我们比較法德日三国，它们面積的大小和人口的数量並不相差得很厲害，可是其中法蘭西所佔領的殖民地（面積），大于德日相加的二倍。但是法蘭西的財政資本的数量，在我们所考察的時代之初，大概也比德日二国相加要富数倍。除開純粹的經濟條件和根据于此的條件以外，地理上及其他的條件也影响于殖民的擴張。在大工業，交易和財政資本的壓力之下，在最近十年来，世界無論怎樣的平衡化，但是相互间的區別还是很大；並且在上述六国中，我们一方面見到青年的異常急進的資本主义国家（美利堅德意志日本）；另一方面我们見到資本主义發展的老大国家，它们近来

進步得比前者（法蘭西和英吉利）；要幾經得許多在第三方面，我們見到在經濟上最落後的国家，在那裡最新的資本帝国主义與資本主义前的制度結成特別粗密的網子。

與列強的殖民地並列的，又有較小国家的殖民地，這些地方是可以作為《重分》殖民地的最近的对象。這些較小的国家所得到的殖民地，其大部份是因為列強間有利害的矛盾，利害的衝突等々，所以妨碍了分贓的協調。至於《半殖民地的》国家，它便是一切自然界和社会中所見到的那些过渡形式的例子。在經濟関係和国际関係方面說來，財政資本是異常大的勢力，或者可以說是異常重要的勢力，能屈服政治上完全享受独立的国家，並且在實际上已經屈服了這種国家。我們現在見到了這種例子。但是对于財政資本最《方便的》最有利的屬国，顯然是那種連政治上的独立也失去了的那些附屬的国家和民族。半殖民地的国家，在這方面便像《中庸》的標本。在界世已分割完了的財政資本時代，爭奪這些半独立的国家的鬥爭，当然是特別的緊張。

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資本主义的最後階段以前，已經存在着了，並且甚至於上溯至資主主义社会以前的時候，也已經存在着了。奴隸制的羅馬，曾進行殖民政策地，並是實行帝国主义。但是《一般的》探討帝国主义，忘却了或丟開了社会經濟構造上的根本不同點，這樣必然的要陷於最空洞的俗套或虛誇，例如把《大羅馬和大不列顛》相提並論。其實，資本主义前半時代底

資本主义式的殖民地政策，也根本的不與財政資本時代的殖民地政策相同。

大企業的壟斷式的同盟之統治，便是近代資本主义的主要特點。当所有原料的來源，都被一手抓住的時候，這種壟断便堅固無匹。我们知道資本家的国际同盟怎樣熱烈的集中它的力量去褫奪对手方一切競争的可能，例如購買鉄礦地或煤油礦等々的可能。祗一个殖民地的佔有，便完全的担保壟断組織能战勝各種與競争者鬥争中的意外的遭遇——甚至於在敵手要以国家壟断的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時候，也能獲得勝利。資本主义愈發達，原料的缺乏愈覺厲害，競争和攫取全世界的富源愈形緊急，於是獲取殖民地的争鬥也愈加絶望。

辜爾特說：《我们可以肯定那種有些人以為是奇妙的信念，即城市工業人口的增加，在最近的将来，将很迅速的遇到工業上原料缺乏的障碍，這種缺乏比滋養品的缺乏还要迅速。例如愈趨愈貴的木材的缺乏，皮革的缺乏，紡織工業的原料的缺乏，都緊張起来。工業家的同盟，企圖在全世界的鄉村經濟和工業间産生一種平衡；如一九〇四年所創辦的数大工業国中棉業製造家同盟间的同盟，以及一九一〇年照上述同盟的様子所創辦的歐洲麻業同盟，便可以作為例子。》

資産階級的改良主义者当然企圖推翻這種事实的意义指出原料《可以》不用昂貴的和危險的殖民地政策而在自由的市場上獲得之，原料的供給《可以》用《单純的》

改良一般的鄉村經濟的條件去大規模地增加的。但是這種的說法，变成帝国主义的護身符，变成文飾帝国的說素，因為這種說素之發生，是完全忘却了近代資本主义的主要點，壟斷。自由市場這回事，越美越成為过去的事情，壟斷式的新提卡和托拉斯，天天在減削自由的市場；而《单純的》改良鄉村經濟的條件是要引起改良民衆的地位，增加工資，以及減少利潤。除開改良主义者的幻想以外，那裡有托拉斯能注意于民衆的情形，而不注意於奪取殖民地呢？

对於財政資本，不但已開發的原料来源有意义，而且可能的来源已是有意义的，因為在我们所处的時期中技術以令人难信的速度進步，今天無利可圖的土地，明天要是發明了新的方法（而為發明新方法起就見，大銀行可以開發工業師農学家等々的特別隊伍），或投入了大批的資本，也許会变成有利可圖的了。関于礦源的開採，耕種的新方法，利用各種原料等々也是如此。這樣，財政資本必然的企圖擴大經濟的領域，甚至于企圖擴大一般的（不祗是經濟的）的領域。托拉斯計算未来（不是現在的）《可能的》利潤，和估計壟斷的結果，而以二三倍的評價方法，把它的財產資本化；同樣，財政資本估計可能的富源，惟怕在爭奪世界上未被分割的最後一塊土地的鬥爭中，或重分已分割的一塊土地的鬥爭中，自己要落伍，所以總是尽可能的無論用什麼办法去奪取任何無論什麼地方的土地。

英国資本家想尽種々方法，想在它自己的殖民地埃及中，發展棉花的生產（一九〇四年埃及二百三十万海克脫耕地中，已有六十万海克脫——即四分之一以上——是耕種棉花的），俄国的資本家想在它自己的土耳其斯担殖民地中發展棉花的生產，因為這樣一來它们能更容易戰勝它们外国的競爭者，更容易得到富源的壟斷，更能以《联合式的》生產，以集中一切生產和製造过程於一手掌握之中，去產生更經濟更有利的紡織托拉斯。

資本輸出的利益，又促進掠取殖民地的举動，因為在殖民地市場中，更容易（而有時衹能在殖民地）用壟斷式的方法去消滅競爭，保持秩序，鞏固一定的《联系》等々。

建築於財政資本之上的非經濟的上層建築，它的政策，它的思想，都促進掠取殖民地的企圖。希法亭很真確地說：《財政資本不喜欢自由而喜欢統治》。但是一个資產階級的著作者，為推展並補充上述羅德斯的思想而說道，現代殖民地政策，除經濟的原因而外，應加以社会的原因如下：《因生活越来越複雜，複雜和困难乃不衹加在工人群衆的身上，而且加在中等階級的身上，于是在各古文化的国家中，便堆滿了危及社会安寧的煖急，憤怒和怨恨；自某一階級所發生出来的能力，必須找到施用的地方，必須給以国外的出路，庶幾不至于在国内發生爆裂》

倘若我们談到資本帝国主义時代的殖民地政策，我

们必须注意財政資本和適應于財政資本的政策，這種国际政策引起列强间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分割世界的鬥争，並且產生許多国家之不独立的过渡形式。表徵那時代的，不僅二種根本的国家集團而已，即佔有殖民地的国家和殖民地，此外还有各種形式的附屬国，它们在政治上和形式上是独立的，而實际上是受財政上和外交上之不独立的羅網所包圍。我们從前已經說过各種过渡形式之一，即半殖民地。如阿根廷那樣，便是另一種的標本。

該文實在他的論不列顛帝国主义的著作中說道：《南美洲——尤其是阿根廷——之在財政上依賴於倫敦，簡直可以說是英国的商業上的殖民地了》。喜爾德根据一九〇五年倍諾斯愛勒的奧地利匈牙利的領事的報告，計算英国投在阿根廷的資本，計有八十七万万五千万佛郎。我们不難設想此英国財政資本已與阿根廷的資產階級及其他一切領導阿根廷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團体间，產生了怎樣鞏固的関係。

葡萄牙的例子又指示給我们另一種政治上独立而財政上和外交不独立的形式。葡萄牙是独立的王国，但是實际上自為西班牙承継权（一七〇〇年至一七一四年）的战争後，二百多年以来是在英国的保護之下。英国為要鞏固它與它的敵人的爭鬥中的地位起見，保護葡萄牙和葡萄牙所佔有的殖民地。英国由此換得了商業上的利益，換得了商品輸出到葡萄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中的較好的條件，尤是資本輸出的條件，且換得了使用葡萄牙的

商港和海島的可能等々。各大国和小国間這樣的関係是一向有的，但是在資本帝国主义時代，這種関係成為最普遍的制度，是《分割世界》的関係的総和中之一部份，且変為全世界財政資本行為的鏈子中的一節了。

為要結束分割世界的問題起見，我们尚須注意下列的情形。不但西美战争後的美国書籍，和英布战争後的英国書籍，公開的明確的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討論這个問題，不僅常々《熱烈地》追隨《不列顛帝国主义》之後的德意志書籍，有系統地估計這件事情，而且在法蘭西的書籍中，這个問題也已很明確的普遍的——從資産階級観点着想——提起出来的。我们且引用歴史家特里屋的話，他在他的《十九世紀末的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一書中論《列強和分割世界》一章内說道：《近年来地球上自由的地方，除中国以外，已被歐洲列強和北美合衆国所佔据了。在這方面已經發生了許多衝突和勢力的変易，這便是在最近的將来將要發生的更可怕的爆裂的預兆。因為這是必須趕緊進行的。凡是自己不保障自己的国家，將随時有得不到它自己應得的部份的危險，將随時有分潤不到那下世紀（即二十世紀）將成為最重要主事情題之一的那種大規模的土地的剝削的危險。近来全歐洲全美洲之所以傳染之《帝国主义》擴大殖民地的熱病，便是為此，而這種擴大的殖民地熱潮，是十九世紀末最顯著的特點》。作者又補充道：《在這種的瓜分世界的情形之下，在這樣狂烈的攫取地球上的宝藏

和大市場的時候，各帝国间在此十九世紀末所有的相对的力量，完全不和那些發見殖民地的国家在歐州所佔據的地位相称。统治歐州的列强，命運的決定者，並且又是全世界的主人翁。可是因為殖民地的能力，和獲取財富（尚未計祘的）的期望，顯然是歐州列强间相对的力量上所反映的符號，所以這種殖民地问題或"帝国主义"，——隨你的便——既已变更了此歐州的政治的条件，將来繼续的格外变更之。

第七章 帝国主义——資本主义的最後階段

現在我们必須作相当的結論，以総納以前对於帝国主义的論述。帝国主义的发展，是推展和継續一般的資本主义底要性。但是資本主义，祗在它發達到一定的很高的程度時，才成為帝国主义。那時几个資本主义的要性，已經变為他的反面，並且從資本主义轉变到較高式的社会經濟的組織的过渡時代的特点，已經在各方面都醞釀成熟了。在此过程中，經濟上最主要的，便是資本主义式的自由競爭，被資本主义式的壟斷所代替。自由競爭是資本主义和一般的商品經濟的特点，而壟斷恰是自由競爭的反面，但是我们親眼看見自由競爭变為壟斷，他先產生大生產，排擠小生產，然後最大的生產又替代大生產，使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集中，達到極高的程度，由此產生壟斷，如卞德，新提卞，托辣斯，再与數十个運用數十万万資本的銀行資本相結合。同時由自由競爭蛻化出来的壟斷，並不去除競爭，却是建築于競爭之上，而与之並存，且由此產生了許多特別緊張特別嚴重的矛盾，敵对和衝突。壟斷是從資本主义轉变到較高式的制度的过渡階段。

倘若对于帝国主义，必須下一个頂简單的定义，那么可以說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的壟斷階級段。這樣的定义已經包括了最主要的現象，一方面因為財政資本是少数最大壟斷式的銀行的銀行資本，与工業家壟斷式联

盟底資本相合併，而另一方面因為世界的分割，已從旧的殖民地政策，——梦如被佔地擴大未被資本主义列強佔領的区域——轉变到壟断式的佔有土地的那種殖民地政策了——即世界瓜分已經完竣了。

太简單的定义，雖因它能総納主要的現象而很方便，但若必須特别指出所解釋的現象中的精微处，那末這種定义，便太不充分了。我们不可忘却一切普遍的定义應有条件的和相对的価值，它们無論如何不能統括某種現象在其整个的發展过程中所有各方面的联系；因此我们不得不下一个如下的帝国主义的定义，應当包含下列五个主要特点：第一，生産集中与資本集中，已發展到很高的程度，已経產生了壟断，這種壟断在經濟生活中，已佔了举足輕重的地位；第二，財政資本与工業資本相融合，並在這个基礎上，產生了“財政資本”或財政的寡頭統治，第三，資本的輸出——与商品的輸出不同——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第四，組織了瓜分世界的資本家的国际壟断同盟；第五，最大的資本主义列強间之瓜分土地，已経完竣。帝国主义是發展到某一个階段的資本主义，那時壟断和財政資本的統治都融合起来，資本的輸出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国际托辣斯開始瓜分世界，並終久由最強大的資本主义国家，分完了所有土地。

我们以後就会知道，倘若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僅注意它的純粹經濟上的主要現象——上面所下的定义，

祗限于这点——而尚注意于某一階段的資本主义在一般的資本主义中所佔的歷史地位，或帝国主义与工人運動中的二个主要傾向的关係，那么我们可以如何下帝国主义的定义，並且应当如何的下法。現在所必須指出的，便是上述意見根據，帝国主义顯然無疑的是資本主义發展中的一个特殊階段。為給讀者对于帝国主义以更有憑藉的陳述，我们特尽量引用資產階級經濟学者的說素，因為这些学者对于最近資本主义經济的已成立的事實也不得不毫無抗辯地承認了。並且因了同一的緣故，我们又引用他们的詳細的統計，以便讀者明瞭銀行資本等的發展，已達到了如何的程度，怎樣從數量轉变為質量並且從成熟的資本主义变為帝国主义。自然界与人類社会中一切的界線，当然是有条件的，並且是活動的，是用不着說得的了，所以如果爭論帝国主义之"完全"成熟，究在何年何代，这種爭論便毫無価值。

但是関于帝国主义的定义問題，首先便与所謂第二国际时代——即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五年之中——的馬克思主义大理論家考茨基爭論。

考茨基在一九一五年时，以至于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时，还是反对由我们用数字表顯出来的对于帝国主义的定义的根本見解，他極堅决的揚言道，帝国主义不应解作為某種經济的一个"形式"或一个階段，而应解作為一種政策，即財政資本所"頼取"的某種政策，帝国主义不应与"現代的資本主义""并為一談，要

是帝国主义解作为"现代資本主义的一切現象"，——卡德，保護關係税財政家的統治，殖民地政策，——那么帝国主义之对于資本主義必需的那个問題，便成为"贅言"了，因為這樣說法，"帝国主义之对于資本主义，自然是决不可少的必要物"了。要把它的意見表白得特别清楚我们就引用考茨基的（直接反对我们所解釋的見解的）定义如下。（因為多年来宣傳這種見解的德意志馬克思主义者隊伍中的懷疑，对于考茨基早已算是馬克思主义中的某種傾向的懷疑了。）

考茨基的定义說：

"帝国主义是發展得很高級的工業資本主义的產物。它是各个工業資本主义国家的傾向，企图不斷地吞併或屈服農業的（考茨基用斜体字表明之）區域，不論那面住的是那些民族。"

這種定义是一点也不真確的，因為它是單方面的，即隨意提出僅々一个民族问题（這个问题的本身及其与帝国主义的關係，固是異常的重要），而隨意地並且很不真確地把這个問題，植牽及侵略它国的工業資本国家而已，並且又同樣的隨意地而又不真確地把農業區域的侵略提起出來。

帝国主义是一種侵略的傾向——這便是考茨基的定义在政治方面所得到的結論。這个定义是对的，但是非常的不完全，因為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一般的是傾向于压迫和反動的。可是我们这裡是注意于考茨基在他

的定义中所歸納的經濟方面的情形。考茨基的定义之不正確于此處顯露它的廬山真面目了。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巧不是工業資本，而是財政資本。法蘭西在工業資本衰弱的時候，財政資本恰巧特别迅速的發展，自前世紀八十年代起，便引起了侵略（殖民地）政策急切的加速，這並不是偶然的事。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巧不祇在乎侵略農業區域的傾向，也都是連工業區域（德意志对比利时的慾望，法蘭西对于羅蘭的慾望）也要侵略的，第一因為分完了地球，在重分的時候，不得不伸手到所有的土地之上；第二因為帝国主义在本質上是數个列強爭奪獲得領導地位的競爭，其奪取土地不僅為自己，而且為挫折敵手，顛覆敵手的領導地位（比利時对于德意志是特别的重要，也是对抗英吉利的関鍵；巴格達对於英吉利是特别的重要，也是反抗德意志的関鍵；諸如此類。）。

考茨基特别引証——常々的——英国的著作者，似乎英国著作者也都依照他的意思，下了帝国主义這个字的純粹政治上的定义。我们試举英著作家霍布森為例，試披閱他在一九〇二年出版的著作„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和旧帝国主义之不同，第一在乎它以旧的帝国主义是孤王独霸而新的帝国主义卻是好幾个皇帝各受政治上的擴大和商務上的利益的慾望所驅使而互相爭雄的理論与实际第二，財政資本的利益，或投資的利益，統治了貿易上的利益。"

由此可見，考茨基連引証一般的英著作家的時候，

也引証得不对。（除非他引証了庸俗的主張大英帝国主义的人们，或直白地擁護帝国主义的人们）。由此可見，考茨基假装着継続擁護馬克思主义的態度，而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柏森还要退後一步，因为霍柏森还比他更正確地估計了現代帝国主义的两个"歷史上的具体的"特点：第一，数个帝国主义的競争，第二，財政家之統治商人。倘若主要的祇說及工業国侵犯農業国，那么便是把商人的地位推到前列去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僅是錯誤的非馬克思主义的而且是作为一切向各方面另開门徑而与馬克思主义的理論和实际相分立的種々理論的基礎。関于这点，以後再講。考茨基爭論到関于名称上的区別时，他的態度是很顏然的。对于資本主义的最後階段称它做帝国主义好呢，或称它做財政資本的階段呢，随你好了，这没有関係。为什么这樣？因为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它的經濟割開了，他專注重于"侵略"，而把侵略解作为財政資本所"願取"的政策提了另一个似乎一旦財政資本"願意"，它是又可以取一任何其他資產階級性的政策的。因此似乎經濟上虽然壟斷，在政治上却可以有非壟斷式，非強迫式，非奪取式的行為与之並存了。于是而地球上領土的分割，恰巧在財政資本時代完畢以及在最大的資本主义国家间形成了近代式的競爭等々特点，却是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連成一氣了。这就是不去暴露資本主义最後階段的深処，

而反去掩飾它的最主要的矛盾，这就是資產階级的改良主义去替代了馬克思主义。

考茨基与德意志的帝国主义辯護人及侵犯政策的辯護人庫諾夫辯論，後者誠懇地粗率地推論道：帝国主义是現代的資本主义，資本主义的發展是必然的並且是進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進步的；因此必須在帝国主义之前，卑躬屈節，歌功頌德！他這話，令人想起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民粹派俄羅斯的馬克思主义者的諷刺：民粹派說，倘若馬克思主义者以為資本主义在俄羅斯是必不可免的並且是進步的，那么他们应該設立貪民窟，從事于資本主义之培植了。考茨基„懷疑“庫諾夫道：这話不对，帝国主义不是現代的資本主义，祇是現代資本主义政策中的一種形式，我们可以和這種政策，这種帝国主义，这種侵略政策等々鬥爭，並且必須与之鬥爭。

答案是很美观的，但是实际上等於更精细地更隱匿地（因此更危險地）宣傳与帝国主义妥協，因為与政治托拉斯及政治銀行的„鬥爭“，而並不觸及托拉斯和銀行的经济基礎，结果便变成資產階级的改良主义和樂观主义，以及清白良善的愿望而已。不討論存在着的矛盾，忘却了其中最重要的地方，不去揭露矛盾中所有的深处——这便是考茨基的理論。

考茨基說：„從純粹经济上的观点着想，資本主义再不能度过一个新的形式，再不能变卡德政策為对外政

策，或"太上帝国主义的形式"，即超帝国主义的形式。这種超帝国主义是全世界的帝国主义的联合，不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鬥爭，却是資本主义之下消滅战爭的一个形式是"由国际统一财政資本来共同剝削地球的一个形式"。

我们要還考量一下这種"超帝国主义的理論"，庶幾能詳細地指出这種理論究竟与馬克思主义坚决地分裂到什么程度。我们試照这篇文章的全盤計劃，观察一下关于此问题的正確的经济上的统計。"從纯粹经济上的观点着想"超帝国主义"是否可能？

倘若纯粹经济上的观点是作"纯粹"的抽象解，那么我们所可以說的，便歸纳到如下的情形：資本主义的発展，向着壟斷進行，因此向着全球独一的壟斷或全地球独一的托拉斯進行。这当然是不可否認的，但也是毫無意义的。

倘若談的是財政資本时代"纯粹经济上的"条件，是二十世紀初的歷史上具体的时代，那么最好便是提出一个現代世界经济底具体的经济事实来答复"超帝国主义"这个死的抽象名詞。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論調，却激動了源源不絕而為患已深的水去灌注于帝国主义辯護人的磨坊之内，一若財政資本的统治，減弱了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而其实財政資本的统治却是增加这種不平衡及其矛盾。

卞爾維爾在他的小冊子"世界经济緒論"中企圖總

纳一切纯粹经济上最重要的统計，凡是能具体的表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世界经济的内部関係的，都包括在内。他分全世界為五个"主要经济区域"：第一，中欧羅巴（除英，俄外的全部欧洲），第二，英吉利，第三，俄羅斯，第四，東亜細亜，第五，美洲，他把殖民地都包括于殖民地所属的那些国家"区域"以内，而把少数未被分配于各区的国家，"搁置一旁"，例如亚洲的波斯，阿富汗和亚拉伯，非洲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亚等々。

下列便是從那裡簡摘下来的関于那些区域的经济上的统計：

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区域	面積（百万方料）	人口（百万）	交通工具：鉄道（千米）	交通工具：商船（百万噸）	貿易：進出口（十万々馬克）	工業出產品：石炭	工業出產品：鉄（百万噸）	工業：紗錠数目（百万枚）
1)中欧	二七·六（二三·六）	三八八（一四六）	二〇四	八	四一	二五一	一五	二六
2)不列顛	二八·九（二八·四）	三六·八（三五五）	一四〇	一一	二五	二四九	九	五一
3)俄羅斯	二二·六	一三一	六三	一	三	一六	三	七
4)東亜	一二	三八九	八	一	二	八	0.02	二
5)美洲	三〇	一四八	三七九	六	一四	二四五	一四	一九

[註] 括号内是殖民地的面積和人口。

我们見到三个資本主义発展得很與旺的区域（交通交工具，貿易和工業都非常発達），即中歐，不列顛，及美洲。其中三个国家，統治了全世界，即德意志，英吉利，和合众国。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式的競爭和搏鬥，非常的紧張，因为德意志祇有一点兒土地和少許的殖民地；而"中歐"的產生，尚須待諸來日，並且这个"中歐"是经過死战纔誕生下來的。迄今，全歐洲的現象，便是政治上的四分五裂。而在不列顛和美洲区内，政治上却異常集中，但是前者的算不清的殖民地，和後者的毫無殖民地，相互间有極大的不平衡。資本主义剛纔在殖民地中開始発展。獲取南美洲的鬥爭，一天紧張一天。

尚有两个資本主义不很発達的区域，即俄羅斯与東亚細亚。前者人口密度極稀，而後者極密，前者政治上很集中，而後者不集中。分割中国，剛纔開始而日本，合众国等諸国间为獲取中国的鬥爭，已再接再厲的紧張。

試把考茨基論"和平的"超帝国主义的理想，与这些实际的情形——经濟条件与政治条件的各自分歧，各国発展速度的極不相称，帝国主义国家间狂烈的鬥爭等——比較一下！考茨基所認为是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德，豈不是给我们以瓜分世界和重分世界的例子嗎，豈不是给我们以從和平分割変为不和平分割，再

由不和平分割变为和平分割的例子吗？例如美利坚等々国家，在德意志参加之下，在国际铁道提卡或国际商船托拉斯之中，和平地瓜分了全世界可是因为不和平的方法，变更了势力的关系，现在不是又根据新的势力关系，而重分世界了吗？

财政资本和托拉斯，并不消灭世界经济中各部分发展的速度的差异，却是增加这种的差异。一旦势力的关系变更了，那么在资本主义之下，除诉诸强力以外，可有什么解决矛盾的方法呢？我们在铁道统计中，见到异常正确的统计，关于全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财政资本发展的各种速度。在最近十年来的帝国主义的发展中，铁道的长度，变化如下：

铁道（千粁为单位）

	一八九〇年	一九一三年	增加的数量
欧罗巴洲	二二四	三四六	十一二二
美利坚合众国	二六八	四一一	十一四三
诸殖民地	八二	二一〇	十一二八
亚美两洲的独立和半独立的国家	四三	一三七	十九四
（诸殖民地与亚美两洲的独立和半独立的国家合计）	一二五	三四七	十二二二
共计	六一七	一一〇四	

所以在亚，美两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半独立）国中，鉄道的發達比其他各处要快。四五个最大的資本主义国家的財政資本，顯然是在那裡完全統治着。亚，美两洲的殖民地中及其他各国中的二十万啓羅米突的鉄道，便是等于四十万々馬克以上的新投資这些資本都是以特别有利的条件，以有特别担保的收入，以從國鉄敏厚利的定貨等々而投入的。

資本主义在殖民地与海外諸国内，發達得最快。其中还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的列强（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的鬥爭，紧張起來。財政資本從特别有利的殖民地企業和海外企業中所收獲的貢物，继續增加。在分贓的时侯，極大部分的贓物，都落在生產力発展的速度，不常列于首位的国家中手。在最大的列强中，連它們的殖民地在内，其鉄道的長度計如下：

一八九〇年至一九一三年
（千溌为单位）

合众国	二六八	四一三	十一四五
不列顛帝国	一〇七	二〇八	十一〇一
俄羅斯	三二	七八	十四六
德意志	四三	六八	十二五
法蘭西	四一	六三	十二二
五列强中共計	四九一	八三〇	十三三九

所以百分之八十左右的鉄路是集中於五个最大的列强手中。但是这些鉄路的所有权的集中，即財政資本的集中，还要多数倍于此，因为例如有許多許多美利堅，俄羅斯等国的鉄路的股票和債券，都是屬于英，法的百万富翁的。

英国因他的殖民地之故，增加了它的"鉄路網"至十万啓羅米突之多，即四倍於德意志。誰都知道，在此时期中，德意志——且不說法蘭西和俄羅斯——生產力的進步，尤其是石炭生產和鉄工業的發達，比英吉利要快得不可比擬。一八九二年，德意志產鉄四百二十万噸，而英吉利產六百八十万噸；可是到了一九一二年，已是一千七百六十万噸与九百万噸之比了，即大大的超过了英吉利！試问在資本主义基礎之上，如要消除生產力的発展和資本的積蓄（一方面）之与財政資本之瓜分殖民地和劃分"勢力範圍"（另一方面）间的不称衡，除了战争以外，尚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呢？

第八章

我们現在不得不考察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很重要的現象，这个現象在大部分对帝国主义问題的討論中，都估計得太不充分了。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便是他比非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要倒退一步。我们所要說的，便是関于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最根深蒂固的経濟基礎，便是壟断。这種壟断是資本主义式的壟断，即從一般的資本主义条件之下，或商品生產之下，或競争之下所產生出来的壟断，並且是存在于这些条件之下的壟断，可是它却与一般的資本主义的条件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資本主义式的壟断，与其他的壟断一樣，必然発生停滯和衰落；隨着壟断價格之規定，——虽是暫时的，——改良技術的動機，也相当的消滅下去，因此一切其他的進步，也消滅下去；这樣便有阻止技術進步的経濟上的可能性。例如美国有个欧文，発明了一種製瓶機，採将引起製瓶業中的革命。德意志製瓶業卡德乃向欧文購買他的专賣权而藏之密室，不讓它使用。在資本主义制之下，壟断当然是不能完全的永久的去除世界市场上的競争。以採用改良技術的方法，去得到降低生產費和提高利潤的可能性，当然是靠種々变遷的[即不死守成法的]。但是停滯与衰落的傾向，壟断所特有的还是繼續的発展，这種傾向在某国的某一部門工業中，在某一时期內，常

佔了上風。

壟斷式的佔有特別廣大的特別富饒的而位置優越的殖民地，也有同上的作用。

不寧惟是，帝国主义集中了巨額的貨幣資本于少数国家之中，如我们所見的，數達一千万万佛郎以至一千五百万万佛郎的有價券。因此必然的發生食利者（PAHTbE）的階級，或更真確些說，食利者的階層，即倚靠剪息票為生的人们，完全不參加任何企業的人们，或以懶惰為業的人们。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經濟基礎之一，即資本的輸出，这更使食利者的階層，完全脫離了生產，更把寄生性的金印，蓋滿了全国賴些倚剥削數个海外諸国和殖民地的勞動為生的人们的腦袋之上。

霍柏森說：„一八七三年投于国外的不列顛資本，數約佔聯邦帝国總財富百分之十五”。我们須記住至一九一五年，这種資本約增加二倍半。霍柏森又說：„侵略的帝国主义，其对于納稅者是如何的重要其对于工商業者的是如何的沒有作用……而对於找覓投資地的資本家（此術語英文用𠀋 nvester 即„投資者”一字表明之，即食利者便是），却是大宗利潤的來源……大不列顛從它所有的对外貿易，殖民地貿易，以及進出口中所得到的歲收據統計家季芬按照總額八万万金鎊之百分之二·五計算計達一千八百万鎊（約一万々九千万盧布）。这个数目無論怎樣大，还不足以表明侵略的大不列顛帝国主义。但是從投資中所獲得的，

或食利者階層的收入，却有九千万以至一万万金镑的收入之多，这却能說明什么是大不列顛帝国主义了。

食利者的收入，五倍于世界上最大"商業"国的对外貿易的收入！这便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本質。

所以"食利国"或放利国的名称，在論帝国主义的经济書籍中，便普遍的使用起來。世界遂分为極少数的放利国和極大多数的債務国了。該文學說："在海外的投資中，其投在政治上隸屬的或同盟的国家中的資本，要算頭等的投資，如英国借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洲的借款。在紧急的时候，英吉利的艦隊便会充当刑吏差負［即隨資本家使喚之意——譯者］的职務。英吉利的政治力量，保障英国免去債務人的反叛"。華推夏生（САРТОРИУС-ФОН-ВАЛЬТЕР-СХАУЗЕН）在他的著作"国外投資式的国民经济制"中，以荷蘭为食利国"的模型，並且說現在英国和法国也是这樣。喜爾達以为英吉利，法蘭西，德意志，比利时，和瑞士五个工業国，便是"最模範的債权国"。他在这裡不提出荷蘭，祗因为它"很不工業化"之故。而合众国呢，則祗在美洲方面算是債权人。

該文學說："英国漸々從工業国变到債务国，工業上的生產和工業上的出口，最絶对的增加，而從利息，股息，発行証券和投機等所獲得的收入，在全部国民经济中，却继續增加他们相对的意义。照我的意見，

正好这个事实，乃是帝国主义兴旺的经济基礎，"債权人和債務人，要比出售者与購買者連絡得更坚固"。关于德国方面，柏林"銀行"雜誌的出版人藍司布在一九一一年的一篇"德国——食利国"論文中說道："人们在德国竊笑在法国所表現的轉变食利者的傾向。但是却因此忘記了在資產階級方面說来德意志的情形也一天比一天接近法蘭西的情形了"。

食利国是寄生性的衰落的資本主义的国家；这種条件，既不能不一般的反映于英国中一切的社会政治条件之中，又不能不特别的反映于工人運動中的兩種主要傾向之上。为要更明顯些指出这点，試一聽霍柏森的话。霍柏森是人们所最希望"他來做証人的，一則因为人们不能懷疑他是傾向于"正統派的馬克思主义"，二則他是英国人，很知道英国的實在情形，英国是最富于殖民地，富于財政資本和帝国主义的经驗等々状况。

霍柏森在英杜战争的新印像之下，描写帝国主义与"財政家的利益"间的関係，從条约上定貨上所得的利潤的增加等，而說道："資本家是这種具体的寄生性的政策的指導者；但是同一的動機也傾向到工人中特殊的階層。在許多城市中，又工業中最主要的部分，是靠政府的定貨；五金業与造船業的帝国主义，很靠此點"。據作者的意見，兩種条件使帝国的力量衰弱：第一，"经济上的寄生性"，第二，從附屬民族中編制軍隊。"前者是经济上的寄生的習慣，宗主国利用各省各殖民地各

附属国而以賞映统治階級，並賄買它的下層階級，使火安分守己”。我们可以補充一下：為要使这種賄買——不論採取什么形式——有经济上的可能，必須壟斷式的高度利润。

关于第二个条件，霍柏森說„帝国主义的最古怪的盲目的表徵之一，便是大不列顛，法蘭西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这方面的疎忽。其中大不列顛最疎忽。我们獲得印度帝国時大部分的战争，是我们編自土人的軍隊打的。在印度以及近来的埃及中，大部分的常備軍是在不列顛人指揮之下；差不多所有我们征服非洲的战争，除南非洲外，都是由土人的出服的”。

瓜分中国的前途，引起霍柏森作如下的经济上的观察：„大部分的西歐，在那时候可以取了現在已存在于下列諸国中某些部分的那種形式与性質：即如南英倫，里維那拉以及游歷者所最常臨和富人所最常住的意大利和瑞士等地方；真確的說，那裡只有少数富饒的貴人從遠東獲取了股息与年金，同着較多的當事服役的人们和商人，以及为数較众的家僕，運輸業工人，和從事于製造品最後一段工作的工人而已。工業中最主要的部门行将有消滅，巨量的食品和半製造品，将由亚洲两洲，以貢品的形式，源々傾入”。„我们可以預見一个較广大的西歐諸国的同盟或歐洲列強的联邦，这種联邦，不僅不把全世界的文明，往前推進，而却能養成一種西方寄生性的大危機：这種将分化出一群工業先進的国家，其

上層階級，由亚非兩洲獲得巨量的貢品，而以此貢品之助飼养許多馴順的扈從和僕役，這些僕從已再不從事于大批的工農品的生產，而祇從事于个人的服役或從事于新興財政貴族指導之下的次等的生產工作而已。且讓那些輕視這種理論（应該說：前途）為不值得考察的人们，去仔细考察一下那些已經归向于這種情形之現代南英倫区域内的經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讓他们细想倘若中国已屈服于這樣的財政集團這樣的"投資人"，及其政治上的服務人和工商業服務人的經济管理之下時，這種制度可以怎樣大規模的振大。這些商工業的服務役者，從能力最大的畫地中汲取世上僅見的利潤，應裁在歐洲消費之。当然實际的情形顯然太複雜了，世上各種势力的運動實際太難計算了，我们要把这个或任何别个事的将来，確定的推斷出来是很难的。但是那些現在統制着西歐帝国主义的势力，確是向着这个方向進行。要是这些势力，不遇見反对的力量，或不被轉向另一个方向，那么这些势力恰好向着完成这種过程的方向動作"。

作者是一点不錯的。要是帝国主义的力量不遇見反对的力量，那么这種力量怡好是归结于这樣结果。他估計"歐羅巴合众国"，在現代帝国主义中的意义，一点也不錯。我们祇须補充一点，即暂时在多数国内在工人運動內部獲得勝利的机会主义者，便有系统地，不折不撓地正向着这个方向"工作着"。帝国主义是分割世界並且是不祇对一个中国的剥削，它又是少数最富国的壟

斷式的高利，因此它產生了经済上的可能，去賄買無產階級的上層分子，以撫育，形成鞏固机会主义。可是我们拖不要忘了那一般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反抗特别反抗机会主义的力量。这些反抗力量，对于社会自由主义者霍柏森，自然是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嘉爾得布蘭——以前因擁護帝国被開除出党，現在已成為所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很巧妙的補充霍柏森的意見，宣传"西歐合众国"（俄国除外）的組織，以便共同"行動，去抵抗……非洲黑人，去反对"大回回教運動"，去"維持強有力的軍隊和艦隊"以抵禦"中日"联合等々。

該文寧对"不列顛帝国主义的"叙述也指给我们寄生性的情形。"從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九八年，英吉利国家的收入，大約增加二倍，而在此时期中，"国外"的收入乃增加至五倍。倘若"教育黑人去劳働"（沒有強迫是不行的）是帝国主义的功劳那么帝国主义的"危險"便在乎歐洲將去除体力上的劳働——起初從鄉村经济，和開採工業，然後蔓及較重的工業——而加之于黑色人種之上，而自己都服于食利者的生活，这樣也許就準備了紅色人種和黑色人種的经济上的以至于政治上的解放了"。

英国所有大部分的土地，都不從事于鄉村经济的生產，而僅作为富人游戲娛樂的场所。人们說及苏格蘭

——狩猎及其他游戏的最貴族化的地方——說它是„生存于过去的卞内基（美国的百万富翁）的生活之中"。英国被当了一種賽馬和猎狐，每年消耗一千四百万金磅（約一万三千万盧布），英国食利者的數目約計一百万名。生產人口的成分乃低落如下：

年代	英国人口	主要部门工業中工人的數量（以百万为单位）	工人与總人口之比
一八五一	一七·九	四·一	二三%
一九0一	三二·五	四·九	一五%

„二十世紀初'不列顛帝国主义'的資產階級学者，在論及英国工人階級的时候，不得不有系统地宣傳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和„無產階級本体的下層分子"间的区别。上層分子乃形成合作社社員，職工会会員，游戲团团員和宗教门门徒的群众。英国的普選权恰好適应于这種等級。在英国普選权是„甚为有限的，以致恰好除外無產階級本体的下層分子"！為要裝潢英国工人階級的情形起見，資產階級的学者常々祇講到此種無產階級少數的上層分子，例如„失業问题是关于倫敦和無產階級下層分子最主要的问題，而政治家却很少考察之"。其实我们应該說：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很少考慮到这个问題。

与我们所叙述的現象有关係的那些帝国主义的特点之中，尚有下列一点，即自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外国的移民逐漸減少，而自落後各国和工資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移民逐漸增多。霍布森說，自英国移往

國外的移民，自一八八四年起減少了：一八八四年計有二十四万二千人，而至一九〇〇年祇有十六万九千人。自德國移往國外的移民，在一八八一年至一八九〇年的十年间，達到了最高的限度，計有一百四十五万三千人可是在後來的二十年內乃跌到五十四万四千人以至三十四万一千人。而自澳大利，意大利，俄羅斯等处来到德國的工人數量，卻由此增加。照一九〇七年的户口調查，在德國計有一，三四二，二九四个外國人，其中有四十四万另八百个產業工人，和二五七，三二九个鄉村工人。法國開礦工業中的工人，有"極大部分的"外國人，如波蘭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等。在合众國內，從東歐，南歐移入的移民，乃從事于工資最低的工作，而美國的工人，則佔据了大部分監工的工作，並從事于工資最高的工作。帝國主义又有一種在工人中產生特权階層的傾向，使这些特权分子与广大的無產階級群众分離。

我们必須注意，帝國主义之分裂工人的傾向，和促進工人中的机会主义的傾向，引起了工人運動暫時的衰落。这種傾向，在英國早已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前就發生了。因為帝國主义的两个重大的特点，即巨大的殖民地的佔有和世界市场上的壟斷地位，從十九世紀中叶起，便存在于英國了。馬克思与恩格斯在数十年之中有系統地考察这个机会主义在工人運動中与英國資本主义的帝國主义的特点间之關係。例如恩格斯在一八五八年十月七日給馬克思信裡說過：“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

渐々資產階級化了，这樣各国資產階級的本身，顯然願意終久有資產階級的貴族和資產階級性的無產階級，以与資產階級的本体同在一起，在那種剝削全世界的国家方面，这種情形顯然估計得不到什么"。約二十五年之後，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的信内，說及最坏的英国職工会，是"由那些被資產階級所收買的人们，或至少是受資產階級的賞償的人们所領導"。而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二日给考茨基的信裡說道："你问我英国工人对于殖民政策，作如何的想法？他们是和想其他一般的政策一樣的想法。这裡没有工人的政党，和急進的自由主义者，而工人卻安居樂業的与他们共享英国殖民地的壟斷和世界市场上的壟斷"。（一八九二年恩格斯在第二版"英国工人運動的狀况"的序言中，也是这樣的解釋。

这裡很明顯的把因果指出来。原因是：第一，由英国对全世界剝削；第二，它在世界市场的壟斷地位；第三，它的殖民地的壟斷。結果是：第一，一部分英国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化；第二，一部分的無產階級，讓資產階級所賄買人们或受資產階級所賞償的人们来領導。二十世紀初的帝国主义，已把全世界在数个中间分割完竣，各国現在所剝削的（指吸取的高度的利潤而言）部分，比一八五八年英国所剝削到的，不見得少多少。各国托拉斯，卡德，財政資本，以及債权債務的関係在全世界的市场上各佔有壟斷的地位，且各有相当

的殖民地的壟断（我们知道，在七千五百万方啟羅米突的總殖民地內，有六千五百万方啟罗米突，即百分之八十六是集中于六个列強手中，其中六十一百万方啟罗米突，即百分之八十一，是集中于三个列強手中）。

関於的特点，是在乎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条件，已不能不促進机会主义与工人運動中主要的利益間的矛盾。萌芽的帝国主义，長成為统治的制度；資本主义的壟断，在国民經濟和国家的政策中，佔了最主要的位置；而另一方面，我们見到不能總括独佔的英国壟断，他是二十世紀所特有的幾个帝国主义列强間為参与壟断而争鬥。所以現在机会主义在任何国家内，再不能如它在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国中，那樣長年代的在工人運動中佔了完全的勝利，但是這種机会主义，在有些国家中竟又成熟了，過熟了，以至于腐敗了，乃完全与資產階級的政策相混合而成為愛国的社会主义了。

第九章　帝国主义之批評

我们是把帝国主义的批評当作广义來說，即是向：社会上各階級在它们各自的一般的思想看來，对于帝国主义的政策，作何見解。

一方面大規模的財政資本，集中于少數人手中，並產生了異常廣泛稠密的連繫和関係它的不僅管轄了中小資本家及其經濟，並且管轄了最小的資本家及其經濟；而另一方面，大規模的財政資本，与其他財政資本家的国家集团，为瓜分世界和統治其他国家，而作日趨緊張的鬥爭——這兩種情形，使所有的有資產階級都先後的轉波到帝国主义方面。对帝国主义前途的„普偏的”熱情，狂熱的擁護帝国主义，竭可能的掩飾帝国主义——這便是当代的旗幟。帝国主义的系統，且穿入了工人階級隊伍之中。万里長城並不能把工人階級与其他的階級分离。倘若現在的所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領，理应獲得„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尊号，即口頭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那么霍布森早在一九○二年，已指出了屬于机会主义，費邊 ФАБИАН 式社会”的英国„費邊式帝国主义者”之存在了。

資產階級的学者和輿論者，常以多少掩飾的形式出而作帝国主义的擁護人，掩出了帝国主义霸措及其深根，竭力提出部分的次等的细節，以置之前列，尽量的

以下関緊要的„改策革計劃去吸引注意英國所问題的个質方面，例如警察的监督權，辣斯，銀行等々„我们很少見到粗劣率直的帝国主义者，膽敢承認„改革"帝国主义的主要性質是荒謬的思想。

試举一例。德国帝国主义者，在出版„全世界経済記録"的時企圖搜集殖民地中民族解放運動的材料，这当然尤其是要搜集非日耳曼的殖民地中民族運動的材料。他们指出印度的騷動和抗議，納塔耳（南非洲）的運動，荷屬印度的運動等々。作者之一，在関于英国部分的注解内，論及隸屬于外国的亚非欧各民族的代表，在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召集附屬民族和附屬人種的代表大会，作者对于这大会的演説詞説道：„他们告訴我们必須与帝国主义鬥争；統治的国家必須承認附屬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必須监視列強与弱小民族间所訂的条約的履行。这个代表大会的要求並不曾超出这些的虔誠以外。至于説帝国主义与資本主义，在現在的形式中，是決不分离的，因此（!!）与帝国主义直接的鬥争是沒有希望的，除非这種鬥争祇限于反对单独的，特別可恶的过火的帝国主义（ЭКСЦЕСС）"——对于这種真理的了解那么我们在大会中連影子也不到看。

改良主义式的変更帝国主义的基礎，是否可能，这樣是否使帝国主义所產生出來的矛盾継續緊張並的深，还是減少这些矛盾——这便是批評帝国主义根本问題。

因各方面的反動，因財政寡頭的压迫和自由競争的消滅而起的民族压迫的加紧，乃是帝国主义政治上特質，所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反对派，在二十世紀初，幾乎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國家中所発生起来。考茨基之与馬克思主义分裂，以及广泛的国际考茨基傾向，正好是因为考茨基不僅不会也不能对抗这種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的，在經濟上根本是反動的反对派，而恰巧相反，他是實際上与他们联成一氣的。

合众国一八九八年反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的反抗。这些帝国主义者是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最後的莫希干（Могикан），他们称这次战争为"罪恶的"的战争，以謂侵犯異國是違反憲法的，宣佈菲列賓本地領袖阿奎拿爾陀（Агвинальдо）的行動是"愛国主义者"的欺騙（美国最初美国允許他本国的自由，後来美国的軍隊登陸，侵略菲列賓），並引用林肯的話道："当白種人管理自己的时候，这便是自治，当白種人治理自己而同时又治理其他人種时，这已經不是自治，而是专制了"。但是祇要一切这種的批評，是怕于承認帝国主义与托拉斯以及資本主义的基礎间不可分離的関係，怕于把帝国主义与資本主义及其発展中所產生出来的暴力連合起来，那么，这種批評还是"真朴的愿望"而已。

在批評帝国主义时霍布森主要的態度，便是这樣。霍布森反对"帝国主义的必然性"，主張必須"提高人

民的消费力"(《资本主义之下》),这却比考茨基高明一点。至于常被我们引用的阿格达(АГАД),蓝司布(ЛАНСБУРГ),厄士未革(ЭШВЭГЭ),以及法国著作者贝喇尔(БЕРАР——一九〇〇年出版的„英国与帝国主义'那本肤浅的书的作者),等在批評帝国主义,是站在小资产階级观点之上的。这一群子人们,並不冒充马克思主义,而对于帝国主义,对提了自由競争与德谟克拉西,批評巴格达鉄道的„合謀""陰謀",是引起冲突和战争,提出对于和平的„直朴的愿望"等等。甚至于研究国际証券發行的统計家内馬爾克(НЕЙМАРК),計算过了数百万万佛郎„国际"價值之後,在一九一二年,揚言道:„我们能不能假定,說和平是能被破坏的呢?………說在这样大的数字之下,会冒險開战的呢?"。

在资产階級經济学者方面,这樣的直朴是不足为奇的。对于他们,談些直樸的东西,並在帝国主义之下„像煞有介事的'說說和平,是有利的。但是当考茨基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站在同樣的资產階級机会主义的观点上,肯定的說„誰都同意于"(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和平时,这个考茨基还有絲毫马克思主义者的气味么?我们總是到一種他们所避而不談的改良主义式的„直朴的愿望",而見不到他们对帝国主义矛盾深处的分析和揭露。

下列便是考茨基对帝国主义作經济上的批評的模範:

他取了一八七二年至一九一二年自德及英国的進出口的統計，說這種進出口增加得比英国總進出口要慢。于是考茨基推論道：„我們並沒有任何的根据出假定，要是沒有武力的佔据德国，在純粹經濟上„原素”的影响之下，商業就要發展得更慢”。„資本之影响于擴大”，„是能不以暴力的帝国主义的方法，而以和平的德謨克拉西的方法，要々当々地去達到的”。

考茨基這種的推斷，被德国的追從，齊声的唱和。這種推斷便是他批評帝国主义的基礎，因此我們必須詳细一點考察一下。我們且從引証希法亭的話開始。考茨基無數次的——連一九一五年四月那次在内——說希法亭的結論，是„一切社会主义理論家所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說，对更進步的資本主义政策，对說一个早已过时的自由競爭和敵視聯合的態度，不是無產階級的事情。無產階級对于財政資本的經濟政策，和帝国主义的答覆，不会是自由貿易而總会是社会主义。恢復自由競爭那樣的理想，——把現在变成反動的理想了——不应当成为現在無產階級的政策，現在唯一的道路，祇是以消滅資本主义的方法，去完全消滅競爭”。

考茨基与馬克思主义分裂了，他为了財政資本时代去擁護„反動的理想”，„和平的德謨克拉西”，經濟原素單純的作用”，因为這種理想，在客观上是向後轉，從壟斷的資本主义，回復到非壟斷的資本主义是改良主义的詐伪。

与埃及的貿易（或与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可以無須武力的強佔，無需帝国主义，無須財政資本，而更迅速的発展。这是什么意思呢？要是自由競争，不受一般的壟断所限制，不受財政資本的„連繫”或压迫（亦即壟断）所限制，不受各国壟断式的佔有殖民地所限制，那么資本主义还可以発展得迅速一点！

考茨基的推断不能再有其他的意义了。我们可以代答复説，是呵，假使認定沒有任何壟断，自由競争将要把資本主义与貿易，推進得更快。但是貿易与資本主义的発達愈快，誕生壟断的生産集中与資本的集中，乃愈加迅速。而这个壟断正好已自由競争中誕生下來了！倘若現在壟断是阻碍発展的，那么無論如何这不能作为应当擁護自由競争的証明，因为自由競争在它誕生了壟断之後，再不能存在的了。

倘若改正这種推断，而如斯柏退忒（Спек-татор）那樣說道：英国的殖民地与英国的貿易，現在発展得比其他各国要慢——但这却也救不了考茨基。因为同樣打倒英国的也是壟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他的国家（美国德国）罷了。我们知道，卞德是歸结于新式的保護稅制，它正好是保護（恩格思斯在第三本資本論中已指出过了）那些適宜于出口的生産品。我们並且知道卞德和財政資本的特質是那種以„廉价出口”的制度，即英国人的所謂„抛貨”卞德在本国内以壟断式的高價出售它的生産品，而在国外以低廉三倍的

價格銷售，藉此打倒它的敵人，以擴大它自己的生產至最大限度等々。倘若德向英國殖民地的貿易，比英國要發展得快，這祇是証明德國帝国主义，比英国帝国主义，要更年青些，更强大些，更有組織些，更高級些罷了，但是它並不能証明自由競爭的"優越"，因為這不是自由競爭与保護關稅作戰，或与殖民地的從屬作戰，而是一个帝国主义与另一个帝国主义作戰，一个壟斷与另一个壟斷作戰，一个財政資本与另一个財政資本作戰而已。德帝国主义之較優越于英帝国主义，比殖民地的界線和保護關稅的增進要厲害得多。由此而作"自由貿易"和"和平德謨克拉西"的"結論"，便是忘退了帝国主义的根性与特質，便是修改馬克思主义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义。

更有趣的，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藍司布，批評帝国主义也只膚淺到和霍布遜一樣的程度，然而他对貿易統計所作的科學的研究卻还比較他深刻些。他不僅偶然選擇一個以及祗一个殖民地，以与落後的国家比較，而且是把帝国主义國家之出口与(一)財政上隸屬于它的國家，自它處借款的國家(二)財政上獨立的國家比較。其結果如下：

次頁續

德国的輸出(以百万馬克為单位)

		一八八九	一九〇八	增加的程度%
財政上隷属于德意志的国家	羅馬尼亚	四八・二	七〇・八	+四七%
	葡萄牙	一九・〇	三二・八	+七三%
	阿根廷	六〇・七	一四七・〇	+一四三%
	巴西	四八・七	八四・五	+七三%
	智利	二八・三	五一・四	+八五%
	土耳其	二九・九	六四・〇	+一一四%
	共計	二三四・八	四五一・五	+九二%

		一八八九	一九〇八	增加的程度%
経済上不依賴于德意志的国家	大不列顛	六五一・八	九九七・四	+五三%
	法蘭西	二一〇・二	四三七・九	+一〇八%
	比利时	一三七・二	三二二・八	+一三〇%
	瑞士	一七七・四	四〇一・四	+一二七%
	澳地利亚	二一・二	六四・五	+二〇五%
	荷属印度	八・八	四〇・七	+三六三%
	共計	一二〇六・六	二二六四・四	+八七%

蓝司布不曾算出共計的一項，所以很奇怪的未曾說明，倘若這些數字是証明甚什么的，那么這是反对他自己而已，因為輸出至財政上隸屬的國家，比輸出至財政上独立的國家，要发展得更迟遲——甚随迟遲得不多（我们把倘若两字加一曲線，因为蓝司布的統計尚很不完全呢）。

蓝司布考察輸出与借款的关係說道：

„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一年，由德国銀行締結了罗馬尼亚的借款。這些德國的銀行，在前年早已在这筆借款上取了利息。借款主要的是用作向德国購買鉄路的材料，一八九一年德国輸至罗馬尼亚的出口，計五千五百万馬克。至次一年，跌至三千九百四十万馬克，後來时漲时落的到一九〇〇年，乃跌至二千五百四十万馬克了。近到最近數年内，纔因二項新借之故，又達到一八九一年的程度。

„德国輸至葡萄牙的輸出，在一八八八年至一八八九年，因借款的結果，增加至二千一百十万馬克（一八九〇年）而在後兩年内，跌至一千六百二十万馬克和七百四十万馬克，直到一九〇三年，纔恢復到以前的程度。

„德阿［阿真廷］貿易的統計，尤其明顯。因一八八七年和一八九〇年款借之故，德国輸至阿真廷的輸出，在一八八九年計達六千另七十万馬克。三年之後，輸出的數目計一八千百六十万馬克，即不到以前的三分

之一。從到一九〇一年，纔達到一八八九年的程度，並超过之，其所以如此，是因為那时又発行了新的国債和市政的借款，交付了款項以建築電氣廠，以及進行了其他種々信用事業。

„輸出到智利的輸出，因一八八九年的借款而漲至四千五百二十万馬克（一八九二年），一年之後乃跌至二千二百五十万馬克。至一九〇六年由德国銀行所締結的新借款之後，輸出乃漲至八千四百七十万馬克（一九〇七年），而至一九〇八年又跌至五千二百四十万馬克”。

蓝司布從这些事实，作了很滑稽的小資產階級道德性的推論，說什么出口貿易因与外國借款發生関係，遂成為如何的不穩固和不平均呀，輸出資本至国外，而不„自然地”„和諧地”発展祖国的工業，是如何的不好呀，発行外債时，克虜伯所付的数百万的小賬，是如何之昂貴呀；諸如此类的話。但是事实很明白的告訴我们道：出口的增加，正好和財政資本欺詐的事業相関連，財政資本並不因小資產階級的道德而自憐，却想在一条牛上剝出兩層皮來，第一層是借款的利息，第二層是以此同一款借去購買克虜伯的製品，或鋼鉄新堤卡的鉄路原料等々时的利润。

我们再重說一遍，我们絕不以蓝司布的統計為全備的，但是他的統計必須引用一下，因為他的統計比考茨基要科学得多，因為蓝司布提出研究问題的正当方法。

为要研究财政資本在出口事業中的意义，必须把出口事業，祇特别的与财政家的事業相提並論，祇特别的与卞德生產品的銷售等々相提並論纔好。要是单純的祇把一般的殖民地与非殖民地比較一下，把一个帝国主义与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输一下，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与一切其他落後的国家比較一下，那么，正好躲避了並掩去了事实的本質。

考茨基在理論上批評帝国主义之所以与馬克思主义毫不相同，其所以祇適宜于作械会主义者和愛国社会主义者宣傳和平与統一的前題，就是因为这種正好躲避了掩飾了帝国主义最深切最主要的矛盾，卞与壟断与同时並存的自由競争间的矛盾，财政資本的偉大"事業"（和巨量的利益）与自由市场的"纯粹"貿易间的矛盾，卞德批斯与未卞德化的企業间的矛盾等々。

我们在前面知道，考茨基所编的著名的"超帝国主义"的理論，也完全带了这種落後的色彩。

实际上，祇要把有目共賞無容争辯的事实对比一下，就足以很明顯的相信考茨基所竭力向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煽動的前途是如何的虚誑。試举印度，安南和中国为例。誰都知道这三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六七万万的人口，是受数个帝国主义列强，英法日美等的财政資本所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内组織了同盟，这些同盟，为要保障或擴張在上述亚细亚国内的產業，利益和"势力範圍"而互相争对。这就成为联帝国

主义"的同盟了。假定所有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和平"依分上述西纳亚諸国，而联合成一个同盟，那么这就叫为„国际统一财政資本"了。这種同盟的実际上的例子，在二十世紀歷史中是有过的，例如列强对中国的问题。試问在保存着資本主义的条件之下（而考茨基正好提出这樣的条件），說同这樣的同盟是非短期的，是有什么„意义的"吗？說这種同盟是除去任何形式的矛盾，衝突和鬪争的，是有什么„意义"的吗？

祇要很明白的提出问题，使之除否定以外不能有什么其他的答覆就够了。因为在資本主义之下，分割势力範圍，分割利益，分割殖民地等，除了計算参与者的„力量"参与者一般的經濟上，财政上等々的力量外，其他的根据是沒有意义的。而势力的変更，各参与者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在資本主义之下，各国各部門工業，各托拉斯，各企業间的平衡発展，是不可能的。半世紀以前，德国若将它的資本主义的势力与当时英国的势力相較，那还是毫不足道的；日本与俄罗斯的相較也是毫不足道的。过了数十年之後，說帝国主义列强间的势力関係还沒有変更，这会有什么意义吗？这是绝对沒有意义的。

所以„联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同盟——無論这些同盟採取那種形式，"不論它採取一个帝国主义的混合而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的混合的形式，或採取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的總同盟的形式——实際的祇成为战

争的„脏腑”而已。和平的同盟是準備战争，並且是從战争中脱胎而來的，它们互相為用，並且在同一个帝国主义联繫的基礎上，同一个世界経済和世界政策的基礎上，互處和平的鬥争和不和平的鬥争的形式。

美人豈爾在他的„国际発展欧洲的外交史”的序言內，指出最近外交史的时代如下：第一革命时代；第二，憲法運動，第三，現代的„商業資本主义”時代。另一个作者，把一八七〇年起的大不列顛世界政策史，分為四个时代：第一，第一个亚细亚时代（反对俄国在中亚细亚向印度進行的鬥争）；第二，亚非利加时代（約在一八八五年至一九〇二年）——為瓜分非洲而與法国争鬥（一八八九年的„法紹達”（ФАШОДА）事件——險與法国而開仗）；第三，第二亚细亚时代，与日本訂約以反对俄羅斯；第四，欧罗巴时代，主要的是反对德意志。早在一九〇五年，銀行家里斯已指出法國的財政資本家怎樣在意大利經營一切以準備与这些国家作政治的联合；德意志英吉利為波斯而作的鬥争，怎樣的緊張起來，所有欧洲的資本家為借款與中国而作的鬥争，又怎樣的緊張起來等々，因此他說道：„前鋒隊的鬥争，是在財政场中開火的”。这便是那与单纯的帝国主义式的衝突緊密相連繫的„超帝国主义的„和平同盟之実際情形。

考茨基之掩飾帝国主义最深切的矛盾必然是要轉变為装潢帝国主义的，並且不能不在批評帝国主义的政

治性質方面，留下他的痕跡。帝国主义是財政資本和壟斷的时代，那时候，到处傾向于统治而不傾向于自由。这種傾向的結果，便是在各種政治系统之中，各方面都發生反動，並且各面的矛盾，都極端的緊張。民族的压迫和侵略的傾向即民族独立的破坏（因为侵略不是别的，恰是民族自決的破坏）也緊張起來。希法亭很真確的提出帝国主义与民族压迫緊張的関係，他說道：“凡是新開闢的国家，輸入的資本便在那裡促進種々的矛盾，引起民族间继續緊張的反抗，因为这些民族被覺醒了，乃作民族自覺以反对入寇者；这種的反抗，很容易發展成为危險的行動，以反对外国資本。旧式的社会関係，激底地被改革过來，数千年來（站在歷史以外的民族"的農村経濟的特性，完全破坏，而捲入于資本主义的旋渦之中。資本主义本身，漸々的作为澈底解放的工具。它們將提出那種歐洲民族所提起來有过的那樣高度的目標，即創造統一的民族国家以作为経濟上文化上解放的工具。那種的独立運動，危及歐洲資本最有價值的剝削區域，在那些区域中，照耀着最光明的前途，而歐洲的資本家，祇有用継續增加武力的方法，纔能維持它的统治”。

对于此说尚須補充一下。帝国主义不僅在新開闢的国家之中，就是在旧国家之中，也要進行它的侵略，加緊它对民族的压迫，因此也促進後者的反抗。考茨基反对帝国主义政治反動的加紧，而把特别重要的関于在帝国主义之下不能与机会主义者联合的问題，置之一旁。

使反对侵略，而把他的反对，以机会主义者所最容易接受的並最適合于机会主义者的形式提起出來。它是直接对日耳曼的聽众說話的，但是他恰好掩飾最緊要的地方，例如亞爾薩斯羅林便是德国的侵略。我們且舉例以批評考茨基这種的"思想偏差"。假定日本責備美国在菲列賓的侵略，試問是否有許多人会相信，这是一般的仇視侵略，而不是由于自己願意侵略菲列賓嗎？倘若他起來反对日本之侵略高麗，要求高麗分离日本而自由，那时我們將不承認日本人反对侵略的"鬥争"，祇是意外的，祇是政治上純粹的例外么！

考茨基理論上分析帝国主义，他的經济上以及政治上的批評帝国主义，是滲透了絕对不与馬克思主义相容的精神，隱瞞修飾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矛盾的精神，並且是充滿了竭力不去破坏歐洲工人運動中与机会主义联合的傾向。

第十章 帝國主义在歷史中的地位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在它的經濟本質上說來，是壟斷的資本主义。這句話已經把帝国主义在歷史中的地位決定了，因為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正因為是從自由競爭中生長起來的壟斷便是從資本主义度到較高級社会經濟制度的轉机。我们現在必須特別指出我们所考察的时代所特有的壟斷的四種主要形式，或四種壟斷資本主义的主要現象。

第一，壟斷是從生產集中達到極高級的程度中，發生起來的。這便是壟斷式的資本家同盟，如卡德爾，新提卡，托辣斯。我们已經知道它们在現代經濟制度中佔了怎樣重要的地位。它们到二十世紀初為止，已在先進諸国中佔了完全的優勢。倘若首先踏上卡德化道路的是高度關稅制的国家（德意志和美利堅），那么自由貿易制的英吉利，祇略為遲緩一點表顯這種從生產集中而產生壟斷的事實罷了。

第二，壟斷引起加緊的奪取原料的最主要來源，尤其是資本主义社会中最主要的最卡德化的工業，如石炭業和鋼鐵業所需的原料。壟斷式的佔據原料的主要來源，使大資本的权力，不可思議地增加，使卡德化和未卡德化工業間的矛盾，異常的緊張。

第三，壟斷是由銀行中發生起來的。這些壟斷，由平庸的中人企業，轉變為財政資本的壟斷者。資本

主义最先進国家中是三五个最大的銀行，成立了工業資本与銀行的"个人联合"，在他们的掌握中，集中了数百万万的数字，佔了全国的資本和全国的貨幣收入的大部分。一个財閥撒開了他边的家網，遍掩了資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机関，——这便是这種壟断的最驚人的現象。

第四，壟断育発生于殖民地政策的，財政資本除有了無数"旧有的"殖民地政策的動机外，又加了為原料与輸出資本，為"势力範圍"——即有利的經营，租讓，壟断利润及其他等々的範圍——以及為一般經濟領土等而作的爭鬥。例如当歐洲列强，在一八八七年，佔領了十分之一的非洲，作為他们的殖民地时，殖民地政策的発展，可以不是壟断式的，可以不採取所謂"自由佔領"土地的形式。但是当十分之九的非洲已被佔領的時候（至一九〇〇年），那时候全界已被瓜分完竣了，于是乎然的開始壟断式的佔据殖民地的时代，因此為瓜分世界和重分世界而作的鬥爭，也要特別緊張。

大家都知道壟断資本緊張了所有資本主义的矛盾。我们祇要提民生活程度的高漲和卡德的压迫便够了。这種矛盾的紧張，便是过渡的歷史时代中底是大的動力，这个歷史的时代，已經從全世界財政資本最終的凱旋时開始了。

壟断；財閥；傾向統治而不傾向自由；由少数最富

強的国家剝削数目日增，弱小国家；——諸如此类，都是產生帝国主义的各種特点，使人們不得不把帝国主义解作為寄生的和衰落的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傾向之一，即„食利国“或放利国，或依輸出資本和„剪票“為生的有產階級漸々的発生起来。若以為这種衰落的傾向，使資本主义沒有急速発達的可能，那便錯誤了。事实並不是如此的。单独的工業部分，单独的資產階級階層，单独的国家，在帝国主义時代，常以相当的強度，各表顯这些傾向的某一種。整个的説来，資本主义在这个时候，発展得比以前更快，快得不可比擬，但是这種発達，不僅是一般的更不均衡，並且这種不均衡，又特别的表顯于最富于資本的国家（英吉利）的衰落之中。

研究德国的大銀行的著作者里斯關于德国经济発展的速度説道：„德国在前代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七〇年）不十分慢的進步与德国全部经济発達的速度比較出来，尤其是和現代（一八七〇年至一九〇五年）銀行的発達比較起来，約如旧時郵車運動的速度和近代汽車的速度相比較一樣，其速度之速，時于不謹慎的步行者，和坐汽車的人們都覚出危險”。而这樣発展得異常迅速的財政資本，恰好又因为它発達得这樣的快，輕而願意改変到更„安静的”去佔据要較其他更富的国家來搶奪——不祗以和平的方法——的殖民地了。可是合众国经济的発展，在最近数十年来，進行得比德国还要快，而最近美国資本主义的寄生性也

因此而特别明顯。從另一方面看去，甚至于共和的美国資產階級和君主的日本資產階級或德国資產階級比較一下，也証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间政治上最大的差别，也减弱了不少，这並不是因为这種差别本來是不重要的，而是因为現在已经到了資產階級已有相当的寄生性的时代。

一个工業部门的資本家或国家的資本家，獲得了壟断式高度的利润，使他在经济上能賄買工人階級中的某一階層——暫时的極少数的部分——吸引他们站在某部门或某国家資產階級方面，以反对工人中的其餘部分。帝国主义国家间，为瓜分世界而紧張的矛盾，又促進这種傾向。这種，便在帝国主义与机会主义间產生了連繫，这在英国表顯得最早而又最顯著，因为帝国主义的幾个特点，在英国比其他各国要出現得早。

根据所有上述関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質，帝国主义不得解作为过渡的資本主义，或更真確点說，垂死的資本主义。特别耐人尋味的便是叙述現代資本主义的資產階級经济学者的时髦話，如„鏈鎖"，„不孤立"等；說銀行是„一種企業，它在它的任務上和発展过程中，逐渐去了纯粹经济上的性質，而從私人经济的管理中，脱离出來。"同一个里斯，即講了前头一段話的里斯以非常嚴重的形式提言道，馬克思主义者関于„社会化"的„預言"並未实現！

„鏈鎖"二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祗是概括在我

们眼前所進行的过程中的最驚人的現象罢了。它証明观察者数清了单独的树木而不見到森林。它奴顏奢態的抄襲外表的偶然的，紛乱的現象，而使这观察者是一種有了材料而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意義及其重要的佔有和私有財產的関係，是"偶然互相鏈鎖的"。但是隐藏在这種鏈鎖之下，形成这種連鎖的基礎的却是可变的社会生產関係。当大企業成为巨大壟断的时候，当它根据日量的統計，去作精確的推算，而有計劃的獲得为数達数千万人民所必須的總額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銀額原料时；当它有系統的輸運这些原料于最利于生產的区域时——常相离千百里之遠；当由一个中心分佈一切複製原料的前後製造階段，以至于獲得無数各種的製成品时，当这些生產品之分配于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費者(美国"標油托拉斯"之供給標油于美德二国之间是由一个整个的計劃来進行时；那么便很顯然的，我们所眼見的的生產的社会化，而决不是单独的"鏈鎖"而已；私有經濟和私有財產関係，顯然成了一種殼子，这種殼子已經不与它的心子相符合了，它若以人工的方法，延期了它的死亡，可是它免不了要腐敗的，它可以在腐敗的狀態之中，殘留了較長的(倘若医治机会主义的膿瘡，延長了时期那结果更糟)时期，但是它終久免不了要消滅的。

熱烈頌揚日耳曼帝国主义的讚拜者舒尔采描言道：

"倘若德意志銀行的領導，終久是在一打的人们身上，那么現在他们对于国民財富的責任，已比大多数政府

總長們要更為緊要了”(關于銀行家們，總長們，工業家們，食利者們是„鏈鎖”，这裡却完全忘掉了)……„倘若把他們所知道的那些傾向的発展，統整的考量一道，結論便是國家的貨幣統一于銀行之中；銀行在下德之中，互相联合起來，找求投資的國家的資本轉成為有價證券的形式。于是聖西門的預言便實現了：„現在生產中的無政府状態，是相应于經濟関係不按一致的調節而発展的，这種無政府的状態，將讓遂于生產之有組織化。管理生產，將不是不相依賴的，不知人們經濟要求的孤立的企業家，这種事情將落在某種特別机関的掌握之中。中央管理委員会，既有了可能去以較高級的观点去观察大規模的社会經濟，它便將調節所有的經濟，使之有利于全社会，而把生產工具，交給適于这種經濟的人們，並且这个委員会尤其是將隨时留心于生產和消費间的調和。現在已有了一種机関，已經把某種經濟勞働的組織，包括于它自己的職務以內了，这種机関便是銀行”。我們現在尚離實現聖西门的話，為时尚遠，但是我們已經站在實現它的話的道上了。„馬克思主义是和馬克思自己所想的不同，但是不同的也祇是形式而已”。

沒有什么說可說了。这真是对馬克思作一種很漂亮的„否認”，從馬克思精確的科学的分折，倒退一步至聖西门的杜撰去了——雖然聖西门的杜撰是聰明，杜撰却終久祇是杜撰。